

馬華文學

16

2013年10月

2012年度
第五届海鸥文学奖
小说组得奖作品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

顾问 / 叶 啸 陈政欣
主编 / 方 肯
编委 / 吕育陶 曾翎龙 伍燕翎 罗 罗 杨嘉仁
校对 / 刘艺婉
封面绘图 / Syn How
内页设计 / 余锦文
封面题字 / 黄金炳
出 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Lot 9.09, 9th Floor, Sun Complex,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 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邮 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 版 / 2013年10月1日
赞 助 / 林登大学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 欢迎转载 免费下载
转载请注明刊出期号

马华文学

2013年10月 · 第16期

目录

02 主编的话

专栏

03 故梦小记 / 李天葆

04 人有脸 / 黎紫书

05 老顾客 / 李宣春

散文

06 临摹一簇小白花 / 叶欢玲

诗

08 一棵树；减刑 / 黄翠云

09 梦的年龄 / 彭德耀

10 我爱我的国家 / 牛油小生

11 试想像：无云、太平间 / 张津晖

12 第五届海鸥文学奖小说组

78 马华文坛消息

86 书讯

92 稿约

主编的话

今期刊载了海鸥文学奖的小说组得奖作品，
由于版位的限制，小说版暂停一期。

文坛消息版可见征文消息及文学奖成绩处处，
纸上竞技的季节还未过去，希望各位文字创作爱
好者把握机会，在马华文坛上绽放一朵绮丽的文学
花朵。

然而，文学奖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为参与
其盛，还是为荣耀，或者为寻找专业读者解读自己
的内心密码？

以评审而言，最无奈的，大概是自己最青睐的
作品，竟是出自他人手笔吧。今年文学的天空里，
藏着许多心碎的云朵。

才A

李天葆

文字人，在时光桥畔看残楼倒影，在灰烬中想象旧日粉艳。



故梦小记

今年癸巳蛇年初，看到江青的新书《故人故事》，写的是已故的旧人，压卷的是李翰祥——《同船过渡都是有缘人？——李导演翰祥》。江青的国联时期作品，影碟留存纪录的是《状元及第》，也就是越剧的老戏《碧玉簪》改编版，闺阁新妇李秀英夜里三盖衣，落在黄梅调版，也还是“戏肉”。

她的皇皇大片《西施》，看的却是录影带，影像依旧斑驳残缺，可一代美人却隐然生光，吴越两国恩怨交锋，她一女身负重任，起了微妙作用，戏剧张力很强……后来找到《改变历史的五年》一书，焦雄屏说得再好也没有了：“内心情绪之复杂，表面行为的各种转折，都不是胶着在她是不是大美人的问题上，台港影史自她之后，几无人能展现如她之气度及雍容。”仿佛是西施一出，定了江青自己的光影江山。她之后的现代舞天地，则判若另外的世界。她写几次的故人相逢，都蕴含往事只可追忆的韵味，李翰祥送她一张嵌满古铜钱的门帘，物件经过转折的邮递寄送，谁知寄送人已然不在，两相对照，种种过去其实并未过去，所以才有这篇压卷缅怀之作。

我在少小时，熟看《三十年细说从头》，李翰祥八十年代述说银海泛舟的四卷文集，嬉笑怒骂，虽是信笔漫写，可读性却很高，我记得他写江青教导方盈七仙女的身段舞步，说她边舞边唱，美不可言——承接后来1998年郑佩佩出版的《戏非戏》，她索性写道：“李导演是被江青的舞技迷住了……”“……对江青最不能忘情，或许是因为这段感情没有结果，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我充其量不过是在台下芸芸看官之一，可是岁月烟云不散，平淡生活赖以这些星星点点的梦痕旧影来抚慰，他们，这些活在灯影虹光里的人们，他们丝缕点滴的事迹，似乎我们也有份参与，艳丽的笙歌远在天边，可分明都活在眼前……老歌里有这么一首：“管弦奏出了轻快的谱，霓裳展开了翩跹的舞……”是一座花园，美丽女子依次的在花光锦绣里嫣然出列，是刹那的芳华，梦一般的春色，向人间展现，久久的一个凝眸，霎时也是等同永恒。马

黎紫书

1971年出生于怡保，女。写小说和散文，出版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与散文集。



人有脸

我 天性如此，遗世独立。

但在这时代，亲爱的地球人，我们的世界已经被密不透风的互联网一网打尽，“遗世独立”如此孤绝，恐怕只能是一种渺茫的、难以贯彻的理想生活。

尽管我一直不合时宜，却因为无网不利，我也用脸书和微博。这些多少是建在空中楼阁里的社区，也就有社区里该有的诸般众生相与各种人际问题。记得以前时兴在网上种菜，现实里就见到两友人为偷菜之事翻脸交恶。彼时我想，虚拟之菜毫无甜头可尝，但人心终是恶源，那数码植物是可以把枝枒伸到现实生活里结出苦果的。

以今天看来，地球是太小太拥挤了些，但那未必是人心浮躁的理由。网络所应许的世界够大了，然而在人类的操作管辖之下，它不过就是一个更大更暴露的舞台，演的始终是我们千百年来司空见惯的那些戏码。因而在脸书上人们终还得秉持现实中的各种修养和智慧，遵守各种因现实早已教养过我们因而不言自明的规矩。

说白了，这些网上社区不过就是现实世界的延伸，一个更众目睽睽的公众场所。你在生活中该怎么与他人交往，你在脸书上还得一样周旋。你在那上面张狂、失礼、口不择言，则不仅你会在网上受指摘，下线了回到现实中也依然得承担后果，因为真不幸，脸书上的社区其实正是你在现实生活中所在的圈子。它像涟漪那样，以你为中心，向外多扩展了几个圈。你以为那些人多半不属于你的生活，却不晓得其实你一直就在“他们的”圈子里。

我对脸书上的世界，就像我对真实世界中的人际圈子一样，总是十分敬畏。但网络终是网络，它就有那涟漪状的波纹，让人错觉自己的圈子在扩大，却像哈哈镜一样动摇不了真实世界的本相。

记得有一回在脸书上得讯，周末特地去捧诗人朋友的场。他在小会场里谈网络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说的正是脸书效应。说到向来多受冷落的诗，在脸书上有那么多人留言那么多人按赞，直教寂寞诗人芳心告慰。我坐在那儿，看着来者寥落，不过一巴掌的人而已。我以为那一巴掌正好热辣辣地掴在主题上。唉，我们本是天煞孤星，难道还看不透吗？脸书，不过是一张打肿了的脸皮而已。马

李宜春

目前在小镇过着平凡日子，天天与文字和语言交涉。
转眼近三十岁，最想写的还没写出来。



老顾客

那家店还在。他已经有很多年没逛进那家小店。透明胶袋内夹着翻版碟的纸封套，有如死状不堪入眼的跳楼者。窄小店铺的两面墙上，置布满满各种类型电影。他专心扫视着，挑出几张属他口味的文青电影。封套会不会是要误导顾客，这些片子只有两种：一是贩卖动作，二是遍布屠杀。不小心购入对话繁复、故事纠结的文青电影的顾客，又会是什么心情？

他一边扫视，一边揣想。

柜台里的女孩正忙着把光碟片和封套装进胶袋里。她支使店里的男孩：“你把片子塞进那个空出来的地方就可以了。”这边？还是那边？男孩反应鲁钝，无法确定女孩所谓的“地方”。男孩小声呢喃：“你不要欺负我哦，我是新来的。”

这边吗？男孩终于把片子上架了。女孩抬头望一眼道：“唉呀随便啦！”远远的看那面光碟墙其实分不出谁是谁，不外就是缺了一块再补上一块，谁都可以。

店铺在商场里开了很多年。中学时代，他常皱着制服背着书包，绕过来瞧瞧。他看过好多片子。如今，还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只有一二部。当时，铺里常雇用中学刚毕业或已辍学的原住民女孩当店员。出资开店的主人白天很少会见到踪影。

他曾在这里买到葛斯范桑的《大象》。电影讲述美国一所中学发生的枪击事件，镜头几近耽美地拍摄男孩女孩们事件前后的模样。用最华丽的电影修辞铺叙少年们的青春，然后再把一切猛烈地砸在暴力的坏毁里。

他看一部电影，如同卜卦问路，他迷信电影释出的种种关于人世的预言、暗示和命定。

柜台里的女孩未满二十岁，有精明的神采，长头发烫得曲卷，染上奇怪的黄铜色。从前，他是不会也不敢观视女生的。成长过程有段日子常和亲戚家的女生混在一块，他总是被大人呵护成宝，女生们也习惯了他的矜贵和柔弱。这个不能碰，那个伤不得。

他应该和女孩要手机号码吧，要脸书帐号会不会更好呢？

鲁钝男孩呆在一旁无所适从地看着他的来去。他假装声调更强硬一些，问女孩：“如果有问题，可不可以拿回来换。”可以啊，但不能刮花啰。女孩迅速把片子装进塑胶袋交给他，收下他的钞票，然后低头继续忙碌。

对女孩来说，他只是在无聊片子堆中寻找宽慰的无聊男子，年纪有点老的男子。他想起，自己已经不是高中生。马

临摹一簇 小白花

/ 叶欢玲

闻 到百里香的香气，意识到夜已深。

百里香的香气，唤回童年父亲种在池塘边的夜来香，和樊篱旁的茉莉花。都芬芳，都纯白。

隔了几十年，母亲记不得夜来香了，听我提起，母亲叱道：“胡说，我们家什么时候种过夜来香么，夜来香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

母亲的失忆，并非刻意。除了耳鬓悄然藏上几根银发，母亲的头发尽黑。母亲年近七十，三十二颗恒牙仍然整齐洁白，老被邻人误以为是几可乱真的假牙。尽管如此，她许多的记忆却已模糊。

确实，小时候我们家长着夜来香和茉莉花。电流中断的夜晚，或月圆赏月的中秋节，我们一家人总爱坐在庭院的草坪上，天南地北地聊天、赏月。体贴的晚风往往在这个时候，把夜来香和茉莉花的气息轻轻扬起，很温暖地送来我们的心里。我也记得这样的夜晚，哥哥握住吉他，会把我的灵魂编进快乐的民谣里。他弹着吉他，我和姐姐伴着唱。有时候我们也吟诗，用一整个晚上的时间，和文艺对话。家里的夜来香、茉莉花香气，影响着我童年的诗绪，我至今心存感激。

而我，此刻正和一簇百里香，伫立在月光下。待我转过身时，发现母亲从屋里走了出来，要我跟着她一起看看抽了新芽、开满一身秀气小白花的水梅盆栽。那一朵朵的小白花，好似一个个可爱的精灵，穿着五枚瓣儿的白色衣裳，挽着细长的花柄，在月光下垂于枝桠，盈盈起舞。优雅的芳香吸进肺里，不只是身心感到快适，我的灵魂仿佛也飘向了天空——袅袅翻飞。不可置疑的，有了一定的感动。

“水梅花好香，好漂亮哦！”我说。

母亲的笑颜，就像滋养着花朵的阳光和露水，让我感到朴素的快乐。母亲如果记忆好一点，会记住有一株株曼妙的夜来香，曾经开满池塘边的小花坛，跟随我们度过无数个温馨平和的夜晚。母亲要是有记性，走近樊篱时，一定会记得那里一度攒进心底的茉莉花清芬。

我的心中，种满了当年的夜来香和茉莉花。我家的园里，水梅花和百里香如今相互媲美。都是长得好看的白花，都是散发芬芳的花精灵。这些花朵颇有些近似，我缅怀旧时光的心底，临摹了一株夜来香，一簇茉莉花。

“呵，这些茉莉花，这些白色的茉莉花！
我仿佛记得我第一次双手满捧着这些茉莉花……”

/ 黄翠云

一棵树，减刑

当树未减刑成一片
枯癯的叶
树究竟为何是一株
掘土
再掘土的
肉体

(如果，欲念
是逃离梦境的形式
必须辩证
存在的
主义)

或许
绿 最终升往天空调制
鸡尾酒
云的
黄 降落土壤结成
柠檬汁
风的
或许

之后
蒸发狂妄一夜酿制
且 泛光
浮影
落入杯中，如
黄与绿
纠 结
树形乃是一颗种子，发生前辩证的
本
质

啊！
树，终究减刑成
一株肉体
而 纯粹
是一片飘落尘土未渡彼岸的
尸骸。马

梦中的目光如此灼灼
你想把这个景框给素描起来
它的目光是没有固定的动线
绝对不是平面的视觉或竖立的拍面

你称它为记忆幻影的再度还原 这是最温柔的名字

哲学家喁喁细语蜃楼的文明
像铁褐色的苹果 像口吃的水龙头 像奔沓而来的黑夜
海面倾斜 空气四方形 天空盛满火焰 泥土关上了眼睛
梦书解：梦幻沙尘暴在你空白的宇宙 晕厥 叙述

你称它为痛觉残留的秘密附身 这是最标签的暴烈

当世界依然开始了一日早晨 你的梦仍在 重新长大 马

梦的年纪

/ 彭德耀

我爱我的国家

/ 牛油小生

比如被强奸后的死亡
——像一朵失明枯萎的花
比如蒙古女郎的爆炸
——像一颗星球毁灭的刹那
比如私家侦探心脏的高压
——我们都在急切的心跳节奏中迷失了真相
比如稀土与泥土的微差
——种花种树以及栽种死亡
比如一座村子的诞生
——绝不能让娃娃知道妈妈
——妈妈是背负原罪的
——原罪，啊！
比如除不尽的茅草
比如烈火不息的燃烧，黄色
绿色红色的色盲，免费的
蓝色的身份证，故事里的
苏禄王朝，比如，比如
五十六张空头支票
五百一十三颗假牙
以及一千九百五十七个玩笑
还有，还有
比如那子弹乱飞的下午茶
——加炼奶加糖，再苦再涩也要喝下

马

试想像： 无云

/ 张津晖

忘了该做什么或
不该做什么
径直地跑，在弯曲的路上
有力而清醒

掉一根回形针
到哪里去寻
停下脚步
跟着鼻息的牵引
从此
不怕黑夜里的偷袭 马

管他表情合不合理，他与你
应该已无交集
（写一句墓志铭好吗）
说起他的过去：你结束的过去
你的表情
（显微镜下毫不扭曲）
才是，我们期待的惊喜 马

太平间

/ 张津晖

2013^年

第五届海鸥文学奖

小说组决赛纪录

日期：2013年4月26日（五）

时间：1PM-3PM

脸书会审

评审：贺淑芳（贺）、张锦忠（张）、吴明益（吴）

主持：曾翎龙（曾）

此届小说组收到13位、共26篇参赛作品，经陈政欣、伍燕翎及施慧敏初审后，选出8位、共16篇小说晋入决赛。以下是决赛作品编号及篇名：

- | | |
|------------------|--------------|
| A1: A1a 荒湖之雨; | A1b 海岸以东 |
| A2: A2a 加州旅馆; | A2b 女儿红 |
| A3: A3a 按摩; | A3b 刮痧 |
| A4: A4a 黑盒子; | A4b 荒原 |
| A5: A5a 蛇氏药房; | A5b 身上藏隐一股鬼气 |
| A6: A6a 生日礼物; | A6b 黑夜叔叔 |
| A7: A7a 永不日落; | A7b 爱情周期 |
| A8: A8a 一把吉他的重量; | A8b 脸 |

曾： 请三位评审老师说说对小说的要求？

吴： 由于小说风格随着写作者营构的氛围与叙事脉络而变，因此我会先判断作者是否具有足够的文字掌控能力。其次是在那样的文字掌控下，作者想藉由叙事暴露出的张力，是否足以让读者掉进某个阅读漩涡中，并获得触动。最后是作者是否建立自己较鲜明的风格。这次作品好坏颇为明显，我个人认为A1、A4、A8作品较好，且明显高出其他作品一截。

贺： 小说有些基本要求。语言流畅，风格特殊而且翻新活力。叙事结构，情感真挚，形式以及隐喻，整体观点都在考虑之内。因为马来西亚目前是在政治极度关注热烈的时候（废话了，哪个时候不是），故小说如亦关怀现实，无妨，但其形式与语言的功夫不能免。我个人比较喜欢写得隐晦而置“议论”或“寓意”于言外的写法。

吴： 我对马来西亚此刻的文学状况并不熟知，所以纯粹就一个小说读者的角度去判断。

曾： 没问题。不同的视角也很重要。

贺： 这也无妨，且从文学而论，小说的可阅读性是必然的。

张： 我读小说，会看看作者在讲什么故事（言之有“物”），作者怎么讲（小说的技艺：情节安排、结构等等），然后就是语言文字（风格），有哪些好玩的细节……。读这几篇小说大体上没有太多惊喜。意思就是说，不会看到哪里突然觉得需要正襟危坐起来，也不会冷汗直流……。然后颇担心，写“好看”的小说的人哪里去了？也许刚好今年是歉收之年。然后在想，每人两篇参赛作品，对短篇小说而言，有必要吗？也许诗应该如此，多几首较能看出诗人的表现，但小说似乎不必这样。

第一轮投票：

A1：一票（吴）

A6：一票（张）

A3：二票（贺、张）

A8：二票（吴、贺）

一票作品讨论：

A1: A1a 荒湖之雨；A1b 海岸以东

吴：在这些作品里，A1作者的文字最简明、朴实，特别是A1b这篇有一种淡淡的感伤气味。但A1a则较差。我为的A1b而选他，作者文字节制，但情感流动丰富。

张：我也同意A1b，但A1a不行啊。（第一节不错，后来就差了）

吴：后半部太陈套了。

张：没有说服我，有女性刻板印象的嫌疑。

贺：A1的特色在于它近乎“写实”，如越南难民，某种社会视角的观点很可贵，想像力亦丰富，但手法还可以更精致或更隐晦些，故事的形式或切面还可以再考虑，人物的塑造我不太满意。

A6: A6a 生日礼物；A6b 黑夜叔叔

张：A6 文字顺畅，描写能力佳。细节有注意到。

A6a：25岁的叙述者“我”以散文化叙述营造一个日常生活情境，或者说真实生活中的荒谬情境，慢节奏，不乏digression。藉由“我”寻找生日礼物的真假，表达生活的无聊。这其实是一篇非写实小说。

A6b：有点Shining的味道，气氛营造不错，魔幻也可以（反正是叙述中的故事），但为何发生在打工的最后一天？但也颇好玩。

贺：写法不一般，很有想像力。作者很擅长或热衷于开创一种没有重量的叙事，没有任何沉重或具体的事物要特别说。它很有趣。“黑夜的叔叔”想表达的就是一种去严肃的趣味。但似乎在结构上有点冗赘，尤其前面第一页，似乎为了填字数？

吴：我同意这两篇题材较新鲜，有想像力。但两篇都有虎头蛇尾的缺点，没有把有创意的开头做一个好的收场。像是写坏的村上春树。

张：A6b比A6a弱。

吴：对白的处理也不是很好。

贺：很有村上感，大象啊，八角啊，像暑假打工的村上弟弟……

吴：A6b有些句子特别像。

张：可能吧，符合我的村上口味。

吴：我也爱村上。可是写坏的村上就很可怕。

曾：明益老师的A1和锦忠老师的A6，是各自的第一名作品吗？因为这次只选两位得奖者，若不是第一，一票作品可能要淘汰了。

吴：我的第一名是A8。

贺：我的第一名亦然。

张：我比较为难的是我选A6a，但对A6b有保留。

曾：提醒锦忠老师：这次比赛两篇比分均等喔。

张：是，所以我才说两篇绑在一块其实不好。

吴：同意锦忠老师，有点头痛啊。不过也可以看看一个作者的平均水准。

曾：文学奖工委想以两篇小说和三篇诗 / 散文的方式，鼓励作者持续创作。所以海鸥文学奖也可以以发表过的作品参赛。这是题外话了，老师们的意见我会带入作协讨论。

二票作品讨论：

A8： A8a 一把吉他的重量；A8b 脸

贺：虽然A8是我的第一名，不过分数和A3很接近，我想我也喜欢A3的题材和现场感的描述。

〈一把吉他的重量〉：语言精致，句句有趣。叙事结构断裂伏笔处处留下好奇的空间，回忆断断续续。但写曼谷都市的幻象，与人生爱情的如梦似幻感觉嵌入极触动，小说从这点开始绽放几乎是沧桑的观点。

〈脸〉：小说由前至后的翻转很惊讶也很复杂。表面上的掩词是“讨债”敌人，提心吊胆，隐藏到后来才揭露那最大的也许是时间、或岁月或自己的“敌人”。我喜欢这样的手法。常说小说是谎言，这谎言似真（以故事内容来讲故事中的人物都认为理由是真的），但实则千回百转，只有叙述者知道。所以又隐喻回故事 / 小说的脸。

张：A8啊，我没投他是因为我觉得他也没什么特别。文字是流畅，但是dramatic，叙述也相当平铺。脸比吉他好。但没来由冒出的初恋也可怕。

吴：冷峻的叙事语言，无论是藉由一把吉它追溯感情记忆，或简单的归乡扫坟的故事，作者文字成熟，风格鲜明，刻意藉由中性报导式的语言，却让我有一种入迷之感。我认为他的语言节制能力很好，许多地方看似太平淡什么都没说，却又充满隐喻性。

张：没有啊，他不是都明说了吗？

吴：我倒觉得还有不少意在言外之处。

贺：我觉得作者讲故事的方式与技巧俱佳。很有魅力。但我也认同那“挫折”的遭遇有点欠说服力。他不会明说啊。

张：我唯一喜欢他的是narrator的沧桑感。

吴：因为简略了叙事语言，所以确实有些地方缺乏说服力。对情节来说缺乏说服力。但语言却吸引人。

张：对，但是说服力有问题啊。吉他的譬喻也颇明显啊，然后又是California Hotel……然后那个妻子……

贺：那些细节处的语言很妙，比如“人心密室”与错了的“旅馆”。（一把吉他的重量）等等。当然啦，故事里的妻子 / 女人都写得平面。但“我”的心情都写得不错。多少辆车子里埋掉了诗人，诸如此类。

张：“妻就像大部分女人一样……”

贺：嗯，我也不喜欢这句。

张：其实是叙事角度的问题，到底是谁的观点？

A3： A3a 按摩； A3b 刮痧

张： A3这两篇其实差不多， A3a比A3b好一点。前者的题目比较不清楚。其实可以不用写那么长。

吴：这两篇互有关联的作品，在情节与文字上我都没有被打动。氛围也没有让我有喟叹之感。

贺： A3两篇都均等。

吴： A3b那段查缉的文字我认为写差了。

张： A3我觉得四平八稳，但没有动人之处。甚至A3a究竟是巧微还是希达的故事恐怕也没表达好。嗯，我也不喜查缉。没有内心戏，或没写好内心。

贺：我觉得题材很特殊。作者不想突出是这么大的议题，他把叙述角度切换成一个观察者自己的心态，重点在“旁观者”。

张：但是他的旁观所得没表达得很细腻——就是不够细腻。然后为何大议题不能凸出？我选他是没太多选择。

贺：不突出议题，是因为小说不是议题，作者可能不想让现实的议题来占据小说。

张：但是小说总要写到议题，不管大小大我小我。

吴：我猜他似乎想用这个查缉写一系列的故事，第一个故事跟第二个用的角度因而不同，可能还会再连续下去。

贺：所以作者提了别的问题，类似自省或自己的回忆，有关“情欲关系”与“非情欲关系”的平行对比。我只是比较介意，一个小说里有两个故事的时候，两个故事之间的呼应，有些部分含糊了。

张：是的，所以整体而言，这些小说作者都不够成熟，也不够大胆。

贺：不过，我觉得这些作者的心思都很细腻，想法也很复杂。

吴：我想这些小说确实各有缺点，但也很有企图心，所以我个人选择的是叙事腔调我

认为较迷人的。因为交两篇的关系，我觉得作者更重视树立自己的风格的样子。

贺：但是经历少，大概都是想得太多，而生活局限确实如此，所以才必须为小说另辟溪径。他们都有议题，是小小的议题。A3的作者倾向于自我反省。

吴：看起来很难选出有共识的两个……。

得奖作品讨论：

曾：如果淘汰一票，让二票作品得奖，锦忠和明益老师OK吗？

吴：我OK。

贺：OK。

张：Okay的。

曾：那好。现在我们讨论首奖。看来蛮明显的，A8有两个第一。锦忠选A3，要争取吗？让A8首奖OK吗？

张：可是我无法解释那些巧合，尤其是A8b〈脸〉。论视野，当然A3颇弱的。

曾：经过刚才的讨论，淑芳和明益老师维持原来的A8第一吗？

贺：是的，但如果要给A3首奖我也不十分反对。A8是叙事能力上处处转折都极之卓越。他们都各有问题。我倒觉得A3的社会层面会较多一些。

吴：我个人觉得A8的作者未来潜力是很高的。A3的社会性很够，所以我放弃原有的选择也觉得无妨。

贺：但社会接触面并不能保证好小说的条件。我同意吴老师说的。

张：我也不觉得A8有到卓越之处。

张：我们能否首奖从缺？

吴：首奖从缺，平分奖金吗？

曾：除非三位评审坚持，否则首奖别从缺的好。

张：从缺，给两个评审奖。

贺：如果不能首奖从缺，那就A8首奖。如果可以从缺，就两个评审奖。

吴：主办单位认为首奖从缺可以接受吗？我认为首奖从缺要考虑的是作品水准对于这个奖来说是否此届特别不好。因为每个奖最终的作品水准不一定相同。

曾：我个人觉得这届作品并不比上届逊色。锦忠老师，首奖从缺的原因是作品不够好？

张：是的。我觉得A8并没有到首奖的level，尤其是〈脸〉。

曾：淑芳和明益老师倾向有首奖还是从缺？

吴：以主办单位来说，首奖从缺会是一个例子，如果此届状况特别不好，当然可以从缺，但就鼓励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文学奖已不再是肯定优秀作品而已，还在鼓励写作者长期写作下去。

张：首奖从缺作协才可检讨是否要两篇绑在一起。

贺：若看作者的潜能，A8可以拿首奖。

张：作品交出来，就不是看潜能。如果从缺是个警讯，也许会刺激作者多努力。

贺：作品本身确实是有不少问题，但技巧，譬喻都很迷人。

张：问题就是技巧。A3单薄，A8文字题材都可，但技巧不好。

吴：我看了参赛办法，是可以从缺的。我们请主办单位决定是否从缺，若不从缺就投票决定。若可从缺我们三人也可以投票是否从缺。若要投票我还是会投A8，但如果主办单位倾向从缺我就不坚持。

张：当然，如果首奖从缺，只给一个评审奖，我同意A8。

曾：依据章程，首奖是可以从缺。但我觉得从缺是要所有评审都有共识 / 坚持的情况下才不得不的。而目前的情况是：不是所有评审都倾向从缺。

贺：要说技巧有缺憾，那就是太眼花撩乱了些。我读了A8两次。投票我会倾向A8。从缺我不反对。

张：所以就A8独得评审奖？还是并列？

贺：并列。

吴：那就首奖从缺，A8、A3并列评审奖？

贺：赞同。可以吗？

张：我同意。

吴：OK。所以这样的情况是奖金平分吗？还是都拿评审奖奖金。

曾：我征询一下作协会长的意见。

（离开脸书打电话）

张：可是明益会不会觉得A3比A8差一点？因为查缉段实在不好，感情不够。

吴：我是这样觉得啦。不过尊重大家的决议。

张：淑芳有没有意见？还是只要A8？

贺：我的看法和吴明益一样。

张：如果是这样，那就只能A8得评审奖，首奖从缺。

贺：其实我没有认为水准差到要首奖从缺。

吴：我真的觉得这跟奖的状况有关，如果主办单位觉得今年的稿量跟平均水平没有比以往差很多，鼓励作者还是很重要的。

张：有啦，A8b〈脸〉太多巧合。

吴：哈，两篇并陈的缺点。

张：A8a〈一把吉他的重量〉题目也不够高明。

贺：他们也都有表现出优点，那些优点也是很多首奖作品没有的。我倾向于注意优点，作品的优点冒现，可以刺激其它创作者。

曾：刚刚和作协会长叶啸先生讨论过，他的意见是，双评审奖各得RM4500，即把首奖奖金相加再平分。毕竟这届的作品真的不差。

吴：那这样我觉得还不错。

贺：我也觉得OK。

- 吴：我想我们对作品的肯定也会在评审记录表现出来。
- 贺：因为这两篇都各自有缺点，有点难斟酌谁比较好。
- 曾：好，所以就这样决定了。首奖从缺，A3和A8得评审奖。奖金各RM4500。
- 吴：奖金又平分了，参赛者应该也可以认同各有优缺点。我同意这样敲定。
- 曾：锦忠OK吗？
- 张：好吧，如果两位都同意，我也不反对。
- 吴：首奖从缺应该也可以表达出锦忠老师认为水准不够的想法了。

其他作品讨论：

- 贺：A4有想像力，也很关怀现实问题。但故事讲到后来倾向于抽象化的概念来结束，黑盒子急于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
- 张：如果选单篇，像A1b〈海岸以东〉，A4a〈黑盒子〉都不错的。
- 吴：A4两篇都有点抽象、甚至科幻的意味，颇有创造性。文字节奏也还不错。但A4b〈荒原〉讲得太白了。
- 张：A6a〈生日礼物〉再概念化思考真实虚假一点也会很好。
- 吴：前半段很好啊。
- 张：所以可见单篇跟两篇评审是不一样的。
- 吴：真的。但这样的评审经验很新鲜，台湾还没有人这么做……
- 贺：A4a〈黑盒子〉是受电影inception的启发吧。A4b〈荒原〉如果大胆地写应该可以发挥得更好，可以变成魔幻写实或更奇幻的故事。
- 张：A1b〈荒湖之雨〉前六七段都颇不错。

总结

- 曾：最后，三位老师针对整体作品，有没有话要补充？
- 张：我没，我没那么乐观，我觉得整体（十六篇）的水准不是很整齐。
- 贺：我对里头书写女性的问题，有点意见。虽然说文学不必然要跟性别意识搅和在一起，但总觉得文学修养真正到这地步的时候，它是会帮助作者认识自己和他人，这个世界，当然也包括性别。
- 张：嗯，A8那个妻子……
- 贺：我看过马奎斯的《异乡客》，他写女人的笔法就很好。
- 吴：异乡客是短篇小说精品啊。
- 贺：我这里谈的是马奎斯对女性的处理，好作家不论男女都可以写得好而用心。

吴：除了A1跟A3以外，似乎没有读到更鲜明地，能表现出马来西亚社会处境的作品。我也认为以小说艺术来说，这十六篇作品都有待改进，但我个人对A1及A8作者的文字能力有期待。当然一个好小说家不能只有文字能力，其他部分（包括视野）就等待更成熟了。

贺：何谓马来西亚处境？（这是大问题了）

吴：因为对马来西亚不了解，所以我也不清楚，但大部分作品似乎没有让我在时空背景上有陌生化之感。有些跟台湾年轻作者所写的也很像。

贺：A3有吧，那种回教局去旅馆到处抓偷情的情侣，别的地方很少有。

吴：对，所以我说A1跟A3有。特别是A3，很有意思，可惜作者没写好。

曾：文学作品的“地域性”是否需要强调？

吴：我个人觉得不用刻意强调，但好的小说家就会透显出来背后的文化观点。自己会想变跨文化的作者，但读者总会嗅到气味。

张：如果不是马华文学，我为何不读村上就好？

吴：锦忠老师说的是，况且村上也很日本啊。

贺：我觉得写作能不能透显地域性是自然而然的。我只是有个看法，不知道你们同意否？马来西亚的特性，是就算你不写马来西亚的议题，也是不会被否定的，端看怎样讲故事。

吴：可能是我个人的阅读期待而已……。

成绩揭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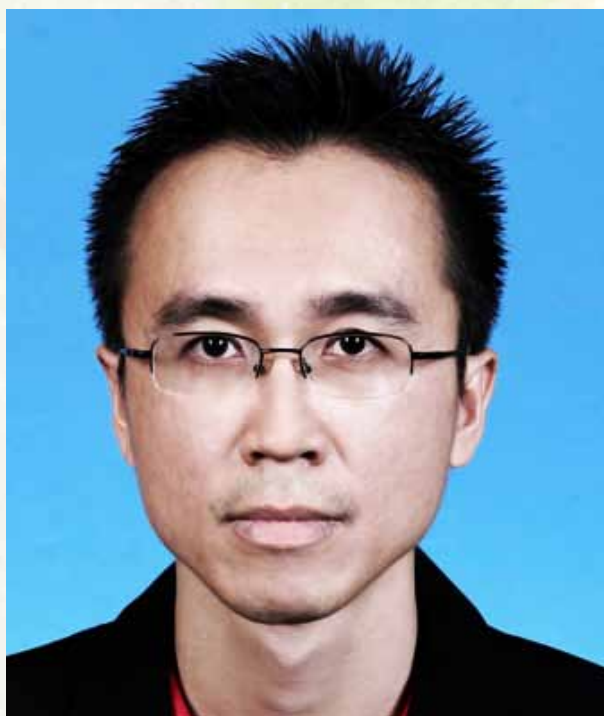
首奖： 从缺

评审奖：

A8) 作品：〈一把吉他的重量〉、〈脸〉
作者：陈志鸿

A3) 作品：〈按摩〉、〈刮痧〉
作者：梁靖芬

2013^年
第五届海鸥文学奖
小说组评审奖



陈志鸿

〈一把吉他的重量〉
〈脸〉

2013^年
第五届海鸥文学奖
小说组评审奖



一把

/ 陈志鸿

吉他 的重量

升降机洞然开启，踏上了狭窄得肩摩肩的走道，拐个弯，长且深的一条走廊下去都是房间（左向房间面对路边；右向房间面对河流）。他跟左右七八道硬邦邦的木门打过照面，脚下步步移前，麦色墙还来不及开口对话，地毯上密密的花纹却已经开始削去了人的足音。

没有明显的足音可以报与家妻知晓，现代狩猎归来的男人只得按门铃。短短一两分钟之内，心碧波碧波跳，仿佛有人跟他玩躲猫猫。他瞥了一眼门面上的房号，又对一对手上的酒店卡，无疑是5405了，仍旧有所狐疑：会不会有敲错房门的可能呢？一条走廊寂寂无人，原来不过是一个个房间而已，关上了门，仿佛都是人心密室了。

“一条走廊寂寂无人，
原来不过是一个个房间而已，
关上了门，仿佛都是人心密室了。”

门开，妻带笑喘了一口气，显然刚挣脱了电脑的怀抱，复又速归电脑前扶动滑鼠。带上身后门，房间益发暗沉到底了，就只靠着电脑微弱的照明；天花板上水纹一道道，从那闭合尚存一缝的帘间偷渡进来了，也不知是楼下泳池或河面。这一次他就像将东西寄放某处的人，有点难以置信一切东西尚未失窃，目光反而有点苛刻，要逐样检验所有：那带有故国尘泥的鞋袜先后脱除，瞥见了玄关有一个小木柜上搁着灰蓝二色的大登山背包，与它并排坐者较高，乃葫芦形肉色盒，一个小学生的高度（妻说），那是还不曾打开来的弦音，曾经占了一个机位；紧接的梳妆台上有一架蚌开的黑壳手提电脑，用自身的光芒将自己照得比任何东西还要透彻。跣足经过（梳妆台前的）椅子与双人床共同挤出的一条小路，通往临河窗口下的小桌，两大袋猎物放了下来。

随手一拉，小滑轮嘶嘶响，妻马上怪叫了，大片天光飞扑入房，先灭了电脑荧幕的可见度，再告知：是时候用餐了。楼下是贝壳状的泳池，墙外一条供附近小码头乘客往来的木板走道，还有日下臃肿躺着的浊黄湄南河；对岸孤另另两栋公寓上千个蜂窝似的窗口面朝这里，敌众我寡，他们就只有一排四窗。一样一样东西从薄弱的白纸袋拿了出来，两个微波炉加热的冷冻猪肉炒九层塔饭盒，两大瓶矿泉水，一罐可口可乐。

妻迎窗而坐，占了可以看河的优势，可也眉眼带愁。为人丈夫者照例得关心一下，妻停下了卫生筷，透露：那一架消失在太平洋上空的法航还没有找到。而他们呢，已经安然抵达曼谷两天，妻偶然上网阅读新闻，发现了此事，就日夜穷追不舍各种相关的报导，她有她的忙碌了。才一天下来，他们已经渐渐有点浑然不觉，放着那一条文明的源头就在窗口外兀自流经，看也不太看了。梦想是实现了，不过……就只有他一个人终于晓得，肉体、行李等其实错投在一个空间里面。

怎么说呢？刚才下楼过对街道，旋进旋出7-11，双手满满两袋要折返时，头一偏，他瞥见了不远处一道招牌上题“河岸旅馆”入目。霎时周遭车声绝响人烟消弭，一切统统明白过来了，他傻傻愣住半晌。不可说，不可说，这个独自发现的小秘密恐怕得要维持至旅程、整个人生结束为止。

他承诺要带妻投宿的旅馆，上一次（三年前未婚时候）到来，拾了三级台阶直登便是一片大石板地面，走了数步，只见女接待员坐在L形柜台后方，全无玻璃区隔绝双程公路的烟尘，他当时不过要问价多少。这一回，切切实实要住了进去，他惊讶于台阶已经五级，尽头还见左右各一小盆Bali式水盆栽，两道极需用力推开的玻璃门，一横加长了许多的柜台站住笑容可掬的接待生，他们身后的墙上挂有一张红底金漆的生命树图，心形树冠之内另见零零散散的心状叶。才三年时间，记忆中的小店已经扩展成了需要仰视的巍巍鹅黄五层楼。倘若人在其他城市，他或会生疑，可是曼谷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

总之，一切更为美好更为壮观了，记忆中的旅馆，已经由小象变成了大象，从三层楼升高为五层楼了，他想什么，曼谷便提供什么。他更是天真以为，经过了数次的示威暴动之后，曼谷的酒店价格陡然下降了。那在国内叫他时时刻刻念住记住的价码，三千多泰铢一晚，这回接待员转过柜台上一个前题Special Promotion的马尼拉卡折成的纸牌（似乎为了特价而草率折成三角，竖立着），后方别有乾坤，写了各种套房的原价与折扣价：一望之下，哦，他们又是何其幸运，碰上打折的淡季，价格深深一挫，只剩下二千三百多泰铢。

所幸，只要不说，那昧于方向的妻是永远不会清楚走出这一间旅馆之外，沿湄南河岸再往下去，肯定另有一间名称带有“河岸”二字当头的旅馆。只要他不认错，对方这一辈子就不会清楚何谓“对”了。他们甚至可以在此一夫一妻住上十年八年，过完此生此世，也不会知悉那原来是个错误。

当然，他也许可以建议再搬往心目中那一间旅馆，不过，那大背包，那肉色盒，已经放了下来，再拿起来更觉得有重量。当初，他们说好了，先住下一晚再说，可是旅途生发出来的惰性，势必造就蝉联，他老早清楚有了第一晚，就有第二晚，第三晚，第四晚……再说，整个空间的一切早已透露了自身平日家居的习惯，牙刷牙膏放洗手盆旁，一概护肤品陈列更高的镜台上；每一个灯光的开关早已重重叠叠着两人的指纹；头颅也惯卧那松软的一枕。连续两日，这房间已经是自治区了，妻像是平日监督钟点女佣一样，只放清洁女工进来一会，现场指挥她们倒垃圾、清洁一下厕所，余者不容他人指染。待女工要走时，也不忘追索那日日必须更换的干净面巾与浴巾，家已经在这里了。

饭饱之后，妻扳开罐装可乐，意味深长看了他一眼，他笑一笑，自然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也许是时候，他应该打开那肉色盒了。不过，他以为自己还有五天旅程，就让双方再等一等吧。妻手握可乐走开了，电脑面前再度坐下追踪一架飞机的神秘消失。他呢，睡意催人躺；其实，心已经等着入夜那一场歌舞剧，以及下午五点之前就得下旅馆大厅坐等专人接送，所以此时才三点就不知该做些什么，生命成了白白流经的河流，就由着他背对，他望向了那玄关小柜上的肉色盒，然后睡意俘虏。

下午五点，七人休旅车按时来接走他们，不过得先兜一圈附近的旅馆，凑集人数才能上路。途经许许多多跟他绝缘的旅馆，叫人几疑似乎脱下了一道道招牌，都可以还原为寻常家宅。路上有人速速然抬动白架子的花圈，整座城市开始有了它的生老病死。七拐八转，穷巷似乎无路了，车却一停，已经在一间外形奢华得有点像夜总会的旅馆前了，旁有小河充当另一条活路。似乎怕外客不知其新旧，名称上安了一个“New”字，就像目前他们下榻的那一间的取名。天晓得，曼谷有着多少层出不穷的“新旅馆”从尘土间冒出来。男人心下盘算，以后或许可以来住，此河显然是卸货小运河，两端可见一溜别人家的屋后设有石阶，是一座又一座小码头。主意说了出口，妻子却道，这样靠河，怕是蚊子会多。

就凭这一句，他以为妻满足于这一趟错误入宿的旅馆了。倒是他，从来不这么想，老觉得每一趟旅程中要是肯顶着烈日多走几步路，势必能够碰上更多不一样乃至更好的旅馆，但，人生真是这样吗？带了妻上路，就不可能像三年前自助旅行时，可以一身臭汗进出多间旅馆，比对价钱了。当初情况也不同，他确实想平衡一下体内的水分，要多点汗水，就为了人在异域少一点泪水。也好的，“苦难”的历史不会重复了，他认识妻之后，更加肯定从前那一趟，也许是为了这一回当个开路先锋。

妻曾问他当初跟谁来过曼谷，那答案叫人失望，就只是他孤身一人上路，似乎没有秘密可探。实则，他从来不曾真正透露：他那时需要给一个女人两个星期的时间搬走他家。两个星期，显然太充裕了，毋宁说是他自己更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浪游，好接受一座陌生城市的默默收容；他需要一种广大的怜悯，睹物思人的家乡给不到，人只好投身曼谷。

如今这一趟，男人更像个孩子衣锦还乡，还带了一个媳妇回来，用消费的方式告诉这一座城市：他已经不一样了，是个有家室的成年人。然而，心下呢，他明白眼前妻所看见的曼谷跟昔日他所见的，是不可能一样的。他总是想妻要些什么，曼谷便助他一臂之力，马上提供什么。从来，这佛国之城可以按照八方来客所需，可以幻化出事物物伫立于平原大地之上，比如：欲望捷足先登在河岸边建了五层楼的形体，等他误打误撞发现了，住了进去；同样，华衣先织就，就为了等待妻将它携带入试衣室；美食先准备下来，就为了等待穿肠过肚，进入他们各自的肉身天地；林中的藤、竹、木，先委屈成各式奇巧的家具，就为了等着他们运回国内组织绿意家居。就这样，触目并无一事一物他可以脱得了干系，心心念念都是建筑一座城市的砖块。当车子还在路上行驶时，他早就清楚前方将是怎样的一种光景：这一座城市从来不会辜负别人对声光之娱的追求，那上好的音响、华美的排场、精巧的特效、炫目的灯光势必出现，就为了这一夜上千双眼睛的渴望，他和妻就是其中两位座上宾，布幕一开，曼谷开始了它的表演。

歌舞剧散场，休旅车老早已经等在门外了，他丝毫不觉诧异，这是曼谷嘛。司机还是来时身材五短那一位，只不过，目下就只剩他与妻了，其他两位女金发乘客的芳踪不详。车开，登上鲸起背脊的高架桥，慢慢驶离高楼鹰聚一块的东区。长长一段路出奇清寂平顺，店铺早已纷纷打烊了，正当他心中想着需要一些东西来填补车中的沉默时，熟悉的音乐过门响了起来，叫人几疑是幻听。心想什么，曼谷便会给你什么。仿佛整个城市就只是一念之间便可生可灭。他老早就知道，总会在曼谷这一座城市陆续碰上一些东西；等着，总可以等到。

“毕竟一起生活了这些年，
他明白她的手势有这一层意思。
他毫不追究地活了下去，
生命没有了弦音。”

是加利福尼亚旅馆。最后一次听见有人当众演唱这一首歌，是嗓子略带沙哑的一名男歌手，他有一张人称小木偶样的脸孔，当时刚发了一张EP。台湾唱片公司透过他在马来西亚的经理人要签他为歌手，他满脸喜悦将这个�息告诉身边学院的小女友，小女友迟疑半晌，哭泣了。苦苦追问之下才听她透露：正是对他的才华太有信心了，她怕自己很快就要失去他了。未能拒绝小女友如此深爱自己，他还来不及登上真正的大舞台，就收了翅膀，放下了吉他。没有登上大舞台，他连新马小舞台也放弃了。音乐在他看来似乎没有中间地带，做到最好，或索性不做。他规规矩矩当个土木工程师，自己在驾驶座当司机，公事包、头盔放汽车后座当真正的主人。塞车时，他难免望着满街车子如同棺木一样，要想：街上这些车子究竟装了多少个死去的诗人？不过没关系，与其目睹成千上万个歌迷肤浅的爱，那他倒不如拥抱一个人对自己深刻的爱恋，他就这样甘于平淡坐在十七楼公寓内的餐桌上与一个女人一边坐看黄昏进入黑夜，一边享用家常便饭，属于他的加利福尼亚酒店就在这里。

生命自有嘲弄人的方式。正当他对音乐早已死心当儿，不料有人开始怀念从前的他。就在同一个餐桌上，某个五月天的黄昏，小女友提出分手不说，还告知她已经移情别恋了。怎么一点预兆都没有？原来他太安于现状了。这不是当初他们所追求的吗？突然，许久不曾用上的两个字乍现心上：背叛（他对音乐，她对他）。一旦听说她当初喜欢自己无非因为他在舞台上如此光芒四射，他就跑进房间拿起了那一把吉他准备砸死小女友。小女友跑向沙发，拿起了靠垫护头，狠狠破口直说一句：你当初的放弃也不能全然怪我，你自己何尝真正有信心远走他乡，我只是你生命中的借口。他放下了手上的吉他，崩溃掉泪。

之后，男歌手自我放逐曼谷，他没有办法人留原地坐观十七楼公寓的变化，搬家总给他一种掏心掏肺之感，可以是天堂的地方，也可以是地狱了。他宁可身处异域，来至缤纷的红尘俗世——曼谷，想象那个女人已经清空该拿走的东西了。过去这些年来，她蛮横地将她自己整个人塞满了他身体每一个角落，连他的嘴巴也发不出声音了。是时候，她给回他一些空间了。幸亏，那个女人真的如同约定一样，趁他出国的空档还原公寓实际的面积，只是没想到，连那差一点成为凶器的吉他也一起消失了。诗人已经死了，手上那一只笔拿走，也没关系了。毕竟一起生活了这些年，他明白她的手势有这一层意思。他毫不追究地活了下去，生命没有了弦音。

三年后，他又回来曼谷了，手上多了一把颇具重量的东西，是妻鼓励他买下的吉他。他已经到了不会有人（包括妻）鼓励他当个歌手的年龄，吉他只能是怡情物。工作之余，妻觉得他还是有点解压的嗜好才好。既然当初热爱音乐，就买一把吉他吧。他们还一起开车去选购，热忱不减于结婚选婚纱的时候。当然，他清楚妻体内从来就不乏少女梦徜徉，渴望心爱的男人可以在适合的时空弹唱一曲给她听，那一把新吉他就这样才获准（是的，行李已经太多了）带到曼谷来。叫人惊讶的是，吉他买了回来，在国内时候他久久不曾打开弹唱一曲；妻问起时，他说需要找个浪漫的地点，也许他就会弹唱了。当然，他清楚自己没有说实话，他是怕自己一发不可收拾，又往这一条早已是绝路的路走去。关于音乐这种事情，他仍旧以为没有中间地带可言：沉溺，或放弃。他暂时只好站放弃这一边。至于那一架新吉他，他另有用途。

“直至整个旅程结束，
那没有提手上的吉它，
始终沉甸甸放他心上。”

从前的事，妻或不经意问起，他常常含糊带过，也不见得对方继续追问下去。恐怕，妻就像大部分女人一样，渴望知道一二，有个基本的故事轮廓即可，却不会想听太多的情节与细节。他要是说得够仔细，等于记得清楚，那还了得？至于差一点到台北发展歌唱事业的事情，他几乎从来不提，以免显得自己当初懦弱，错失了良机；未成的事情，尤其别人给过的机会，提了仿佛也只是一面之词的炫耀，算了吧。不过，要是去了台北，他后来又怎么能够遇见妻呢？生命对每一个若有所失的人总有一些回馈，他该知足。音沉响绝，剩下的就只是一项实验未完成：究竟一把吉他放在心上还是背在身上比较重呢？新吉他可以派上用场了。

当初，第一次来曼谷时，人在火车站碰见了一个加拿大老男孩Ken，背了高出一个头颅的大背包之余，手上还提了一个绿盒，上穿一件鸭屎青圆领衣，下着褐色短裤露出两管细细的毛腿，一双风尘满面的白运动鞋。虽然不曾打开，他清楚一把吉他就藏在绿盒内。他们就在同一个月台上不同的长椅上坐候，彼此身上背包成了双方辨认是旅客的标志。朝北而行的火车来了，他先上三等车厢，不久Ken跟着上来，先将绿盒放一边，再卸下背包搁置头顶行李架上，见一车老早坐满了泰国人，瞥了他一眼，就带笑面对面坐下来，而那绿盒呢，始终不曾离手，就搁大腿之间竖立着，像是剑士拄剑而立。也许，意识到他不时偷瞥绿盒一眼，Ken问，你也喜欢音乐？他点个头，马上后悔了，自己未能像对方那样（他觉得太蠢了，也太重了），一把吉他走天涯。果然，眼前这一位小他七岁的年轻人即问，为何不带你的吉他上路？他笑笑不语。Ken继续说了下去，要是我呢，将吉他放在家里，等于放在心上了，那就会一直想着。谈话间，他方知Ken已经提着吉他浪游东南亚三个多月了。不听这话还好，一听之下，十手顿时有一种空疏无依之感，直至整个旅程结束，那没有提手上的吉他，始终沉甸甸放他心上。

之后，待他再开吉隆坡的家门时，发现了老吉他被掳走那刻，怒火突升，念头一转，又熄灭了。想到自己原是可以随身携带吉他走天涯的，却放弃了这一个机会，才让小女友有机可趁，他又能怪谁呢？如今，新的一把吉他带了上路，仍旧放旅馆房间，也没有寄存柜台，妻老早提醒了有遇窃的可能，他即安抚说，那么大的东西，偷了也太触目，不容易带走，贼不会这么笨。

待车子抵达旅馆后，他却是急冲冲往升降机方向去，妻却叫他留步，原来他们还有一架手提电脑寄放柜台。追踪法航失踪的消息缺此仪器不可。一架消失在太平洋上空的法航，他老是怀疑还有生还的奇迹。其中一位柜台小姐拎黑电脑公事包上柜台，朝他展露笑容，他瞥了一眼她身后墙上的生命树图像，突然有了霎那的洞明：树是菩提树。他隐隐觉得这些小姐入夜无聊，待他们夫妇俩走远之后，就要谈论他们这两位曼谷旅人今晚不是去看歌舞剧，一定就是去乘坐海鲜船舫游湄南河。反正，在世人眼中，他们跟成千上万到此的旅客其实没有两样，还能有些什么新奇的节目呢？不知何故，他这一夜特别介意别人如此看待自己，他觉得自己不仅于此；他另有不可告人的严肃使命早已完成了（妻当然不是这么想）。

一把
吉他
的重量

升降机门前左右，各有一尊头托水瓮的长颈族雕像，女人看了一眼，男人明白她的意思，却当作没看见，他向来反对将人当展览品参观；何况此地不是泰北，无从参观。升降机一开，手即掏出钱包，抽出了酒店卡。入房，妻跑厕所，男人见那肉色盒子还在，就半蹲身体，提了一提，那盒子的重量透露其中的虚实，他又轻悄悄放回原位：这城市至少善待他。为了确保新吉他能够顺利登机，他还偷偷瞒着妻多买了一个座位，就为了供奉这一把吉他。这就是曼谷了，一把吉他已经来到它当年应该来的国度，任务似乎完成了（妻可不这么想）。

妻从厕所出来之后，开电脑查法航的最新消息，神情异常专注。他准备沐浴，往角落垃圾桶一望，明白了妻身状态。旋开热水器，待水转热那一刻，心血来潮翻查了一下拿在手上的贝壳状牙线盒，就在盒底，第一次发现产自爱尔兰，似远又近，他拿着的竟是一个异国产品，仿佛海上丝绸之路运过来的，就在曼谷这个地方：人生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厕所贴着英文小告示：请节省用水，这一带常常缺水。撒尿冲水，似乎也是罪过了。因为人在曼谷，佛前忏悔有的是机会，就哗啦啦拉水。手上的浴巾已经打开来了，乍然，一朵花消失了。当初，毫无涟漪的大床上一角，只见大小两套浴巾跟面巾皆给折成四瓣，小者叠大者之上成为两朵八瓣莲花状，仿佛水面放河灯，漂流至此。相机拿了起来，他们双双退至房间玄关的一角，他贪婪地尽可能连房带河，以及梳妆台，一起拍了进去。妻是说过的：趁一切尚未弄乱之前，就为这一时房间拍一张照片吧。

从厕所出来，只闻妻开口告知，待会我便要开始洗内衣裤了，就晾在厕所内由着它滴干水吧。拿去洗衣店吧。谁知道混着谁的衣服在洗衣机内一块搅，多恶心。男人不出声了，只闻暗沉沉河道上有一辆急艇驶经了，女人显然已经将这一间旅馆当成家了。生命无非吃喝拉撒，处处可以为家，住对住错都一样了。剩下来，就是家常之中如何经营一点浪漫情调，那就看他了。

男人说，刚才的歌舞剧，你感觉还好吗？男人听见了自己口气中略带讨好，仿佛主张带了妻来曼谷之后，他就需要对这一座城市的种种诸如天气、德士司机态度、人民穿着、歌舞剧水平负责任似的。那大曼谷已经缩小又缩小，成了一个可以捧在手心上的袖珍物，他正向女王进贡。显然，女王并不领情，只听她说：趁这把东西还没有被偷走，先乖乖弹唱一曲给我听吧。

当然，男人是不会禀告女王陛下非常重要的一点，一把吉他碰趾撞撞，盒体上有了不少的小刮小伤，拿到了曼谷酒店房间那一刻，抵达意味着结束了：当吉他一路上显得越来越笨重时，音乐的理想在男人心目中的位置就越来越轻了，只能是怡情物。过去那个背叛者也许完全说中了：没有人可以真正剥夺另外一个人的机会。最后的决定不在别人的心上，而是自己的手上。眼前，女王陛下恐怕还在等待他人处床边，背对窗口，握好吉他，那时流水无声，弦音有情，她将同时收听，他辉煌的才华将以湄南河为大背景重现在她一人面前。他该怎么做呢？也许，曼谷已经用着沉默且委婉的方式悄然告知：你那一把吉他还没有被偷走，是时候，该拿起来了。马

2013^年
第五届海鸥文学奖
小说组评审奖

脸

/ 陈志鸿

天亮前男人抵达北海火车站了，只见对岸小岛灯火迷离，敌人恐怕等候多时了。人数多少呢，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谜。他身上勉强称得上武器的东西就只有一件，即妻帮他塞入背包内，那准备挡风遮雨的小灰伞。

男人混迹人群中站着，待火车打从眼前戈隆戈隆弃此一站继续北上后，他才发现自己没有了反悔的余地，人都纷纷散去了，一人站着只会显得形迹太分明了，只有趁天色还能掩护自己，赶紧过海入岛吧。男人急急步上长长的天桥，登上了半空中的码头，角子机前塞了硬币一推，三两步恰好给他赶上了那一班正收纳乘客的渡轮。待坐定了，但觉海风猎猎吹入船舱，男人拉起了颈后的灰色斗篷，背影就不会轻易暴露于敌人的线网了。从来，半岛这一块土地与对面小岛就是同个州属，两地人民来往频繁，他岂能身在敌营了，还没有一丝防范呢？



说起来，远在清明将至前，老母便频频直叹，我将你爸丢在岛上了。当然，老母没说的潜台词，男人向来都懂。潜入敌营已是再所难免了，谁叫那亡父不曾撤退，如今也撤退不了，阵亡了都还是一个岛上人质。他照例夜里跟妻商议，好回岛扫那几百哩以外的孤坟。妻当即反应，你回去的话，那些人点错相怎么办？男人何尝不畏惧，只是临至这样的关口，常常忆起亡父生前说过的一句，在我，就只生过你这么个儿子罢了。

倏忽十五分钟过去了，渡轮靠岸；人还来不及备战，就要上阵了，这世界从来不给人充分的时间。不曾有过那么一刻，步入此岛之前男人需要做深呼吸，晨风入肺沁凉，温度是个好理由，他的斗篷不拿下来了。双手插入外套左右口袋内，步下了那通往老乔治市的走道，遥遥便见尽头站满了好一些马来司机。敌人总不会搞种族和谐至这个地步，开始雇用马来人当眼线吧？不论如何，人人可疑，口袋内搞不好有了一张人头照，打印着他半年前早已被通缉的脸，他还是得步步为营才好。

回岛前男人请假，说要扫墓，老总顺势说，既然回去了，也做一做槟榔屿美食专辑吧，你的故乡你最熟悉，我多给你两天假期。哦，有了家小，饭碗得捧紧一点，只能唯唯从命。男人对老总说，拿星期六那么一天假够了。老总一脸纳闷，多一天假他竟然不拿，大概要勤工奖了。



男人星期五下班归来，妻把他逮住了，上下打量了一通，终究不放心说了句：还是剪个头发再回去吧。他与妻双双步入附近购物中心，摸上 quick cut 店，十六元，十分钟速剪。隔着长镜，他时而瞥见妻凌厉的目光望了过来，冷冷对上了。归途中，妻边端详他的头脸，边唠叨说，也不知你的命要紧，还是你爸的坟要紧。

沐浴时站镜子前，男人端详自身的脸久之，才发现多年不曾如此关注过：老大跟他这个老二到底有多相像？老大的眼睛大一些，鼻子挺一些，肤色浅一些，是个较为精致版的他。可惜，岛上那些等着老大自投罗网的敌人哪里讲究审美，极有可能：他们乍见面孔相似，草草干掉，交差去了，还分辨什么差异？但，这个念头需要按下不想，男人是读过那么一句：旅人必须盲目乐观，才能走得下去。回乡，开始变成了一项轰轰烈烈的壮举。

拉了浴室玻璃门出来，只见妻坐床头，手拿一张照片。俯仰之间，妻对照影中人与眼前人，获得了如此的结论：我越看越觉得你们两兄弟其实也不太像啊。男人披了一件灰色连斗篷外套（不，那是战衣了），从背包中拿出电胡须刨交给妻，说：用不着了，我留胡须，看起来，就会跟老大更加不一样了。妻子接过电胡须刨，说，我等你回来，做回你自己。回乡更加悲壮了，男人与跟了他快三年的妻紧紧拥抱，似乎要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当未亡人。





入夜九点半，妻将他送至火车站，只见车后座老母将小女紧紧抱住。隔着车玻璃窗，数抹白影晃动，是十三个月大的女儿露出一张小脸，还用了一双小手跟他不断挥别。两天前，女儿隔着铁花门丢过一块饼干喂食一头白野猫，之后便见它时时来归顺，躺庭院晒日取暖。生命总有它自己的爪牙，趁我们不防时，陡地一伸，事情就发生了。他敲了一敲车窗，叮嘱妻：小心那猫，要看住小孩啊。你自己更要小心啊，男人听见了妻这么说。然而，他心下时时拿着老母那一句来壮胆：你爸一定保佑你安全到他坟前去。



女儿四个月时，男人一家三口回过岛一次。彼时，老大刚入伙三层楼豪宅，家有刚聘请的柬埔寨女佣，老母当老大人肉提款机之余，表面上还算是幸福度日，私下却对他感叹，老大生意上似乎周转不灵了，眼前大屋不知还能住上多久。男人当然没说，一个星期前老大打过电话跟他借钱，开口即三千，那是一般小市民两个月的薪金啊。他有自己的负担了，便当即拒绝，造成了回岛探母之前住宿的问题颇费思量：住旅馆，显得兄弟间生分了；住老大新家，怕要带累妻小也看老大的脸色。



最终，为了老母时时刻刻得以亲近孙女，男人和妻便等看老大的脸色。叫人意外的是，老大连脸色都懒得摆出来，只是日日避开家中上下，一人坐顶楼客厅沙发上，开启了五十二吋平面电视，手托高脚杯。从那一刻开始，望着老大那陈列满红酒的小酒吧，他常常安慰说，即便末日来临，坐拥一切的老大也应该生命无悔，该喝的生命美酒他都喝过了。至于他这个老二呢，这回又有可能是代罪羔羊了，谁叫他和妻小去年免费享受过老大提供的三晚豪华住宿。那老大，是习惯了占他便宜，从小要他这个老二凡事顶一顶，毕竟多半时候社会就是这样：认脸，而不会认出人来。

认命是一回事，给人认出这一张脸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男人一路提醒自己相由心生，控制好心态吧，人便目不斜视走至新街广东人聚集的地区。见一间茶楼，买了五个大包；去神料店，买了一叠冥纸，一把香，一对蜡烛，付款当儿，老板轻轻带笑一句：外地回来扫墓的？男人只是笑笑不语。看来，真的不能轻敌啊。岛上人做惯了旅客生意，目光雪亮，敌我分明，他是披了外套的，十多年来人也沾染了都市风尘颇深，岛民的前身还是被一眼看穿了。

登上了绿巴，男人选车尾末排靠窗而坐，戴上了墨镜。从前还小时，总觉得岛上一处到另外一处距离甚远。待看过了都门世界，如今只觉得眼前岛上不论去哪里都是短程，这回更怕冤家路窄了。武侠小说最为激烈的打斗，从来就喜欢安排在岛上，以示无路可逃。

绿巴乍然停下，已经在极乐寺山脚下，原本，男人还以为直达福建义冢山坡下。这回，得光天化日之下走一段路，才能到墓地。这些年来，逢是清明时节，男人老远从都门赶回来，老母放着长子有大房车，从来不敢将长子叫醒，说是礼拜天让他多休息吧，宁可自掏腰包叫一辆计程车载送他们一老一少上山去，仿佛亡父真的就只有他这么一个孩子而已。

亡父坟前，男人终于不怕摘下墨镜了，就为了让九泉之下的人质瞧个清楚：那心目中唯一的孩子，来了。据老母自己说，她投奔吉隆坡之前，是叮嘱过老大的，要是准备潜逃，最好去亡父坟前拜一拜，为墓碑上的字补一补漆，算是告别。男人望了一下，老大不曾来过。想是仓促逃亡吧。到了此时此刻，男人仍旧痛恨：这些年了，他跟老母一样，老爱帮老大诸多行为找些借口。





老母也强调过，要是扫墓时发现你哥没到过你爸坟前，你也别提你哥的事情了。太自相矛盾了吧，老母这些日子叨叨念念，难道不希望亡父保佑潜逃中的老大一家吗？有长长一刻，只听见鹧鸪声回荡耳际，男人想：何其有幸，亡父已经听不见那故事的尾巴：我们家的家业是被败光了。

男人喃喃说毕家变种种，一抬头，惊见两条大汉苛锄站高处山路上。突地心中一惊，来者的脸色像一面镜子，男人从中瞥见自己的惊恐。填土吗？眼见父亲的坟墓后头塌陷，男人点个头。

两个大汉抡动锄头，铲除一大把野草荆棘，倾倒几麻袋黄土，将扁塌的坟塞得饱满。唉，幸亏他来了，那怕是冒险之旅，不然，亡父之坟便是一艘沉船的模样。两条大汉狮子开大口，五麻袋黄土，一百块。父亲保佑他安全回来了，只是，还会不会保佑他安全离开呢？男人付费故乡土，待大汉走后，从裤袋掏出了一条手帕铺掌心，拈了坟上一点黄土放上去，手帕一包，故乡就在里头了。

男人步行下山，回极乐寺山脚下的巴刹前准备等绿巴，一股熟悉的味道缠了过来，人变成了知味兽，转个身，只见那一档名闻满天下的叻沙开档了。男人犹豫，想了一想：唉，不能不交差，那美食专题得先动了口才能动笔。他择角落处坐了下来，点上一小碗，恐惧早已减弱了食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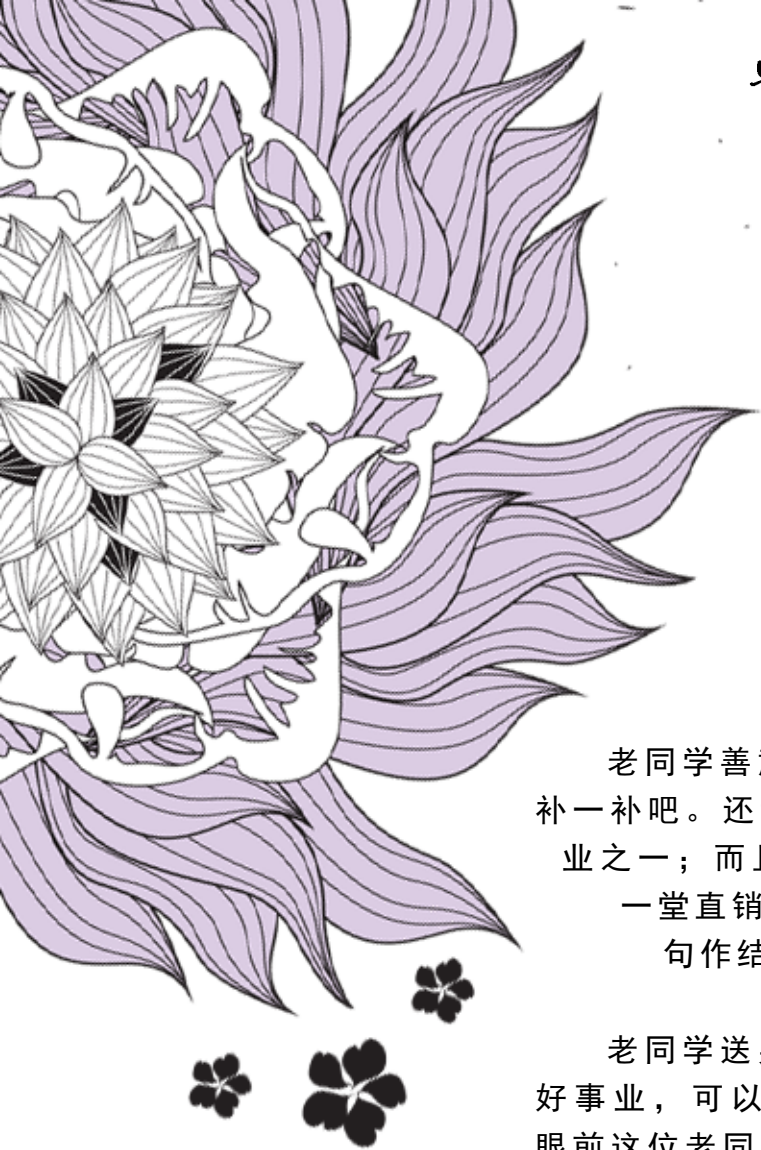
叻沙上桌，男人将墨镜拉低至鼻翼处，用相机先拍了一些供版位运用的照片。人坐了下来，头低低，力求低调，丝丝缕缕的热烟却一径冲上来，像是美容院蒸脸。偏在此时，啪一声，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男人一吓，双脚猛然顶了一下桌底，一大碗叻沙翻了，汤汁淋淋漓漓流了下来，连那白叻沙粉混着褐色汤汁，一条条纷纷滑溜出来了，一副肠穿肚烂的局面。那中学老同学不断跟豁然起身的他道歉，之后说了一句叫男人欣慰的话，你的样子不一样了，我还是看了许久，才敢上前确认。

老同学忙问有时间吗，也不等男人回答，即说，我们再找个地方好好聊一聊，我车子在不远处。也不由分说，老同学抢付叻沙钱后，男人被领着走。车上，老同学自然要怪罪了，说，回来也不找我，大概发达了。他只有苦笑，正是这些年奋斗不出什么，无颜见江东父老，只好大隐隐于远方的大都会。

听见同学惊讶于自己蓄须，男人当然不可能告知，那是最基本的易容术。得知他长住吉隆坡，老同学便将他带至临海一间星巴克，仿佛住吉隆坡的人就是习惯了这样的消费；不然，则是涉及了岛民尊严，吉隆坡有的，也想让他这个岛外人看看，我们这里也有了。

正是男人选了过于隐秘的位置一起坐了下来，才伏下恶果，让老同学错觉彼此真的有体己话可说。男人和老同学谈了一轮儿女经后，便见对方关心自己在大都会赚钱够不够。人在江湖久了，话头省尾，瞥了一眼搁放桌上的墨镜，男人清楚大概是自己这一张落魄江湖的脸开始惹祸了。





老同学善意关切，报馆工作的人日夜赶稿，吃灵芝补一补吧。还说，根据调查，传媒业是最消耗健康的行业之一；而且大城市生活，不作点兼职怎么生活呢。

一堂直销课下来，男人坐走皆不是，妥协了，用一句作结：你让我考虑考虑吧。

老同学送男人回下榻的酒店后，不忘说，那是一门好事业，可以帮人也可以帮自己，认真考虑考虑吧。眼前这位老同学，当然也认识老大的，从前还一起打过桌球呢，这些年在岛上恐怕有往来。原以为可以从老同学口中探知一些江湖传闻，诸如追杀令之类。没有，倒是上了一堂灵芝直销课。

果然，男人升降机中认真考虑起来，只不过想着：老同学下回再拨电来，自己该怎么拒绝呢。腹稿要打好，下回好应付。偏在此时，手机裤袋中振动响起了，男人瞥了一眼荧幕，乌黑一片，是那该死的墨镜使然。摘下墨镜一看，分明是她了。男人忘了，回来此岛，其实，还等同回到了她的地头。

男人问，你怎么知道我回来的？电话另一端不答，只问一句：就你一个人回来吗？是的，男人木木回答，我一个人。男人听见电话另一端松了一口气，说，我们明天见一见吧。彼此就这样约在岛上最富英国殖民风情的大旅馆见面。男人念头一转，那也好的，顺便写一写该旅馆著名的英式下午茶交差。





入夜旅馆十五楼房间内，男人在书桌（不，那只是梳妆台）布阵，摆好小型电脑笔记本。等待荧幕全盘亮现那一刻，一个不小心，坐着的男人目光越过荧幕，跟镜中的自己不期然打了一个照面：那是一个中年人，上下唇早给一圈疏疏淡淡的须渣包围住了，下巴也见须根慢慢爬露出来。潜逃中的老大想必也是如此模样吧？再看，镜子里边的人，仿佛就是老大本身了。

也许，老母以亡父之名给了他这么一趟冒险之旅，就为了让他体会老大最后在岛上的日子如何鬼鬼祟祟，左闪右避。

多少年了，老母一直主张兄弟要和好，从前得知男人回乡或从国外公干，势必要他买一些手信给侄儿侄女。老母似乎一直畏惧老大会不喜欢他这个老二，要他配合行使讨好政策，用金钱，用礼物。其实，老大家中半样不缺，他那一点小东西，老大哪里放眼里呢，盐巴撒大海，他是白白贿赂了。

男人站了起来，掏出了手机，拨电给妻，好清楚老大可有下落。只听妻说，今天也没有打来，我看得出妈还在等你哥哥的电话，大概你哥哥上回跟你妈要不到钱，生气了，就连老人家也不理了。整整三个月了，老大不曾来电。老母私下也曾感叹，想必你哥哥也恨我见死不救，可是，能给他的钱，我都给他了。



男人关上了手机那一刻，再度端详镜中人：只要岁月肯多给一些时间，也许自己便可以渐渐取代母亲心目中的老大吧。打从中学时代老大开始翘课留连桌球中心起，男人便知道：要是哥哥演不好他的角色，他这个老二就不妨代替吧。老母是说过的，在这个世上没有人比起你们两兄弟的样子更相像了。

翌日下午，男人抓起小背包，退了房，架着那不可或缺的道具，即墨镜，闯入不远的英式大旅馆，像是接受米字旗的政治庇护一样。那些人应该不会伏在此地等着吧。步入那毛姆、吉卜林曾置身其中的大堂便不怕暴露自己，男人当即摘下墨镜，寻找昔日芳踪。男人瞬即发现了初恋，可惜，他从她对方眼中读出了一丝的犹豫：大概她有点认不出他了，是那须渣瞒天过海了。初恋从沙发上慢慢站了起来，昨天的日子就跟着走了过来。

两人坐了下来，要了两份下午茶。隔了很长的四年后，终于再见了，男人如此好奇那初恋怎么会给他拨电话。她笑了起来，用回忆的口吻说，从前跟你一块时，你就已经是孝子了，哪一次清明你不回来。那也是的，男人笑着点点头。





那初恋照例问候起男人的家人。他其实很想很想告诉她：老大生意失败，欠下数百千债务，独留老母一人在豪宅挡那上门追债的各路债主。他也想倾吐自己对生命的一番感叹：父母奋斗了大半辈子，到了他和妻小在大都会地铁站接那老大委托友人快车送至的老母时，他发现老人家全副家当，就只剩下手上一个和平旅游社字样的绿行李袋而已。

凡此种种，男人终究没说，只为眼前的初恋庆幸；分担家累，已经是另外一个女人的责任了，她可以豁免了。然而，那初恋突然开口说，给我十分钟。话毕，只见她匆匆跑了出去，待回来时，从手袋中拿出了剃须膏与剃刀放桌面上，说：厕所就在那边，我想看看你原来的脸孔。男人摸了一摸下巴，苦笑，狠狠摇了一个头。她也许不知道，顶着这一张脸在外时，他需要鬼鬼祟祟；可是面对她时，他其实坦荡荡，一如往昔，把心下不能说的话，毫无伪饰统统写在脸上了，就等着她读出一页又一页生命的沧桑无奈。于是，男人听见自己这么说，妳就记得今天这样一张脸好了。





那初恋泫然欲泣，说，那我陪你走到码头去，好吗？不，男人再次摇头。只要一刻还在岛上，他便是亡命之徒，真的不能给自己的初恋机会一起街头冒险。男人告别，起身，挽了背包要走，那初恋拿了那两样东西追上来，男人道谢，接了过去。

男人疾步朝码头方向走去，似乎怕那不论是自己还是别人的往事由后追捕上来；坐上了黄昏的渡轮，海风侵袭，男人眼前能够搂紧的就只有那鼓起的背包，里边早已多了两样似乎需要向妻解释的东西。当然，入夜上了火车，他可以躲进车厢厕所，用上初恋所馈赠的那两样东西，预先还妻一张记忆中的脸，但是太危险了。看来，还是非得顶着满脸的须渣到站（甚至回家）不可，或许，那还可以让日思夜念长子的老母错觉并误会：老大，那真正的亡命之徒，终于摸上了老二家，铤而走险来见一见她老人家了。毕竟，老母真的说过的，在这个世上没有人比起你们两兄弟的样子更相像了。马

2013^年
第五届海鸥文学奖
小说组评审奖



梁靖芬

〈按摩〉
〈刮痧〉

2013^年
第五届海鸥文学奖
小说组评审奖

刮痧



你说，是硬闯残酷，还是无视更残酷？

张玉明忽然这样想。

第一次这样想着的时候，一扇房门被踢开。房门被踢开的时候，张玉明往后闪了闪。晃头时看到门板上的301变成了30111。

前面的人再怎么起脚，后头的他也不会成为目标的。可他还是下意识地稍稍抬肘，挡了一挡。

没人发现他的小动作。他自己似乎也不怎么留意。所有人在房门被撞开的那一刻挤着进房。走在前面的是调查官，两男两女。后头跟着进去的是张玉明的同行，以及架好镜头的摄记。

张玉明排在最后面。他常觉得自己胖，所以什么事都比别人快地腾出个空间，宁可舒适从容地用自己的速度跟。

“他的太阳穴还在突突突地跳，
看到了莲蓬头，头痛比较舒缓了。”

那房间很小。门一开、脚一顿就可以飞扑上床的样子。床头是一面空荡荡的绿墙，绿是唯一的挂饰。床尾装了一道塑胶拉叶门，奶白色，进去便是窄得只能摆一台马桶的厕所。莲蓬头破墙而出，设在马桶的左上方，坐在马桶上也能淋浴的架势。塞不进去的洗手盆只好设在厕所外，方形房间的一角，盆上挂的一面尺余长大镜足以倒映整个房间的情景。

张玉明抿嘴。刚刚那间也这样。他的太阳穴还在突突突地跳，看到了莲蓬头，头痛比较舒缓了。

没有桌椅，没有电视，也没有台灯。房间中央就一张双人床。两卷厕纸互靠着排在窗沿，压着飞不起来的布帘。张玉明迟来挤不进去，只能隔着几个肩膀伸长脖子地望。男问男，女问女，第一个进去的官员先开口。那些句子他刚才都听过，一点也不意外了：

——结婚了没。

——你们什么关系。

——做了些什么。

——身份证。

问完了那几道，最后才是这一题：之前为什么开门。仿佛这已是最无关痛痒的对答，一切早就走完该有的程序，尘埃悉数落了定。

张玉明记录着受查者的基本资料，隐去名字——反正报导里不用写。种族也无需特别注明，仅需写下年纪，职业，大致住处。他踮高脚往前看了三眼，床上坐着的两个人样貌还是看不清。

浪费啊。张玉明扼腕。感光度那么好，却不晓得用，乱费闪光灯。他的眼被闪得越难受，就越不敢去想镜头前面那两张无处可躲的脸孔。

这回出击，策划人早就叮嘱大家要一起听指示行动，顺道邀请了媒体随行，新闻见报后也好警惕世人。大家先在行动室聚合，免得有人预先泄露了调查风声。告密且带路的人理所当然地坐了驾驶副座，其余随员全挤在小货车后一起出发。人多，车厢里飘着汗酸与烟味，凌晨一点啊，张玉明心里嘀咕，却到底没敢置喙。

张玉明先和另一小分队上了七楼。大家坐电梯上去的，他最后一个挤进电梯里，进去了才瞥见一旁贴着一张纸，写着这电梯只能载八人。他是第九个，警示器居然没有响。于是稍稍屏了气，收了收肚腩。

电梯里没有人说话，也没转身摇晃的空间，可就是觉得电梯里很吵。身旁的呼吸都有蠢蠢欲动的干劲，不是碰到了左边这一位，就是撞向了右边那一人。张玉明只好看着离他最近的一只鞋，电梯“叮”一声停下时他还想到了微波炉里刚热好的菜。众人烟一样地挤着往外走，脚步声很重，鞋底咯咯响，仿佛这样才能展示压境的道理。

旅馆年头翻新过的，走廊却仍隐隐散发着霉味，越闻就越似有什么老赶不走的暗影亦步亦趋。走廊转角靠近水电房的那一块地面居然还摊着水，反着光像里头也有一盏倒吊的灯苦苦撑守。张玉明小心翼翼地跨过，很快就被后头的伙伴超越了。

走廊尽头的那一间早已围着人。待张玉明隔着内一圈外一圈的人在房门外站定，门已经往内弹开。不知是谁拍下的第一响，也不知是怎么弄开的。

“露在被子外的发亦是卷的，满头乱糟糟，被塞在被子里的人仓促遗弃了般的衰败相。”

那房还是一样大小的房。房里的光也是一样黄澄澄的光。

这一组的探员只有男的，起初仍是那几句公事公办。可他们向床上盖着被子的人吼了几次“起来起来”，裹着身体的两人就是迟迟不动。

张玉明伸颈看了一眼。712号房的门板是硬的，墙壁是硬的，听着的语气是硬的，嗅着的空气更是僵的，就床上那张白色的双人被子看来最柔软，稳稳妥妥地黏附，让两个卷缩的身体显出了形。露在被子外的发亦是卷的，满头乱糟糟，被塞在被子里的人仓促遗弃了般的衰败相。

有人上前拉扯了。

先是靠门这头的被子一角被扯开，两个身体当中的一个滚着落了地——赤裸，精壮，肤色匀称，肌肉天然而无有太多修饰，看起来身手利落，却一落地就卡在了本来就不宽敞的床沿与墙角的空隙里。

众人哄一下退后，带路者尤其退得远。张玉明差点也被众人撞了开去，站定后幸好没少见多怪地比谁先叫出了声音。

床上的一个仍然没有动。原先拉扯的人沉不住气了，立刻伸手继续拉。床沿那个狼狈爬起来，手忙脚乱地侧着身向墙，抬了满脸的慌张。看看，却又有点顾忌众人的叫吼，不敢完全背对眼前的这群陌生人。那人的手原是相互交握着挡在胯下，大概忽然发觉刻意的阻挡更做实了难堪，于是又松开了手，任它们分挂。

被子来回扯了一会，底下的人影终究曝了光。

那身体弓着趴伏，依然看不到眼。然而每一个人都能看出他很瘦，背脊一节一节地连着吐了好几块骨头，再不扳直，便要破肤而出的样子。

这人见僵持无效，终究应了催足，慢慢扶着墙坐起。

又是个男子。

房里这刻谁也没说话。除却两个被注视的困兽，床边散开围捕的人仅仅在注视。是个男子没错，但不意外，也不算特例的。

一马当先的人沉不住气了，终于扯着喉咙训起了话。

床上的男子慢条斯理地起身，等他完全转过身来却又在胸前交叉着双手。那时候所有人才看到，他清癯无肉的锁骨下方，两只手掌企图遮掩却无法完整屏蔽的，是不符男体比例而浑圆饱满的一对乳房。

张玉明的诧异其实要更早。男子还没转过身来以前，他就从洗手盆上方大镜子看到了完整的倒影。包括那人下半身完整的阳具与睾丸，在一丛卷曲的体毛中像有了识趣的表情，撇着嘴，歪向了右腿根。

他没法像经验十足的他们，立刻借助吆喝掩饰突如其来的意外。他不会打圆场，不知怎么用玩笑化解那样的目瞪口呆。他很早就忘了怎么吹口哨。他刚晓得了尴尬，想别过头，却看到第一个站起来的裸身男子往墙角钻得更深，同时抬头迅速扫了这些陌生人一眼。张玉明竟然接下了他那眼。

那眼神没有一丝神采，仿佛被人吹熄了该有的光，连灯芯都挖掉了。张玉明瞬间觉着不好意思，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唯一与那男子互看了一眼的人。他想说抱歉，太阳穴就在这时突突突地跳。

可能是生气吧。可气什么还来不及整理，就有人比他更早发了那脾

气——那位最早扯开被子的人，厉声喊了句：“站好！”

像是一根铁杵硬扎进了两个裸身男子的背脊，两人立刻挺直了身体。可铁杵毕竟不够长，颈椎那几节撑不住，头又垂下来。

滚瓜烂熟的程序开始了。这回直接略去了打探婚姻。

——你们什么关系

——为什么在这里

.....

没有人有别的表情。——没有人有表情。

没有人对那突兀的身体有别的指点，什么都见怪不怪似的，只记录问答。

没有人想起衣服。

放下了双手，藏无可藏的乳房与肚脐一并尽显，仿佛都在对的位置，没人指出哪里不对。却也没人要肯定那样有多对，谁都是一副泰山石敢当的模样，只让那两人光脱脱地继续站。

那刻房里奇异地只有张玉明一个记者。张玉明是这样觉得的，只有他的手上握着笔。同行们都在看。他听着男子报上的名字。第一次时没给全名，发问者吆喝，才又完整地说了一次。

张玉明没记录下那名字。他低头看了看录音笔，确定自己熟悉的工具仍然开着，却觉得太阳穴越跳越陌生，连带颈后头的血管也一点一点地发胀。更要命的是，喉咙这时候恶作剧地忽然发起痒。那痒，起初还能被积压，当第二个裸体的男子报上了名字，张玉明终于惊天动地地咳起来。

不知哪一位探员拍了拍张玉明的背，他便也感到了不好意思，于是默默退出了房。可到底跟着拍他肩膀的探员，继续下了301。

收队回家的那个凌晨，张玉明睡了比平日更长的觉，直到傍晚才醒。醒来却还觉着浑身有难以排遣的疲劳，脑里则有梦魇的残渣。一下是跋涉好长好长的路去寻一间浴室，到了浴室又忙着找工具修补满是缝隙的板墙；一下是睡房的地板遭虫蛀腐朽，一块接着一块松动坠落，下面则是布满垃圾与弹涂鱼的泥巴。

醒来后的一整个晚餐都吃得极不顺利。不是被汤水烫了舌头，就是被鱼骨哽了喉。连菜渣也跟着耍狠，硬卡在没补好的臼齿牙洞中难以剔掉，十分不舒服。吃完发现左腮居然一片肿胀，额头还微微发热，似乎中了暑。

张玉明的妻建议刮痧。妻有好几年都不曾这样建议了。起初是提议按摩的，张玉明摇头，浑身乏力在沙发上瘫着，只要求时间更短，隔着工具就能舒缓的刮痧。是这回头痛得实在受不了，所以才答应。

工具是一只瓷汤匙，平日妻仔细收在睡房衣柜的抽屉里。虽说什么工具都可以，可她就是讲究，绝不随便与其他汤匙混淆。道理是怎么说的，张玉明记不清了。可能也没真心的想过要去记。他趴在床上决定，刮完就继续倒头睡吧，不洗澡了。

汤匙划落颈椎时他觉着一点痛。张玉明微胖，可大椎穴一样好认。待妻顺着背脊刮到了尾龙骨，却又一点一点地觉得了松。

妻带着那柄汤匙过门，有时他是打从心里感激这门祖传技艺的。那是现在，知道熬着出了痧便能安安稳稳地睡着。有时他也磨磨蹭蹭地百般不乐意。那是隐隐感到了妻放下汤匙以后接着安抚肌肉的按摩。起初每一回刮痧完毕，妻总是反着掌，用手指与手背朝那一道一道的痧痕摔打，像手上挂了个节拍器，每一下都落在准点上。张玉明总要联想到披头士耍帅时乱点的头。

可那样体贴着力度的摔最终必会转换为轻轻柔柔地抚，刚刚刮痧时涂抹的凡士林现在又得抹一遍。范围还大些。张玉明就顾忌这一刻。他会止不住地缩——从头皮开始，浑身肌肉、筋骨、神经末梢、兴致、胆量……什么都卷曲着往内里缩。好不容易刚松懈的身心立刻再绷紧，太阳穴又突突突地疼。

这样可以吗？妻总细心地问。

有时他答可以，有时他什么也不回。

妻静静持续，到她认为应该停止的时候才停。

许多年前有一次，妻心血来潮，见他背上刮出来的痧左右分流，顺着心输、肺输、胃输逐步开岔，形成三个“人”字排队叠立，便取了手机拍下背后浮凸的红痕给他看。妻止不住地笑，似乎觉得那图案无比好玩，对称、流畅，且位置精准。大概还有点沾沾自喜的意思。

张玉明趴着，草草看了手机里的画面一眼。
“嗯。”——就只有这一句，装作不懂妻子那抹笑。

妻说你看到那三个直立的人吗？

他也答：嗯。

晚上入睡前仰躺，到底想起了从前。

“可有个画面他印象很深。
深得笔记本里仅仅写了一个名，
什么相关画面也没字。”

那是一段不知怎么就渐行渐远的时光。张玉明本来就是用文字讨生活的人，可唯独青春那一段让他无法用写字缅怀。他尝试过的啊——先划定几个小故事慢慢去拼凑记忆，复在笔记本里写下几个略不过的哥儿们姓名。可真打开电脑正襟危坐着要写，别说开头，就连原来本子上的记录都瞬间变得虚幻遥远起来，仿佛不知哪一段是自己真确经历过的事，哪一段是别处听来的梦幻泡影。

也不是不曾强迫着硬写。可每写一行就觉得那句子极不顺，简简单单的一句陈述句却笨拙得令人难堪。连带后面跟着的每一个字，都觉得是电脑字形出了大问题，不是少一划就多一撇的，终究变成不认识而一个字都不会写、不太敢去写。

张玉明本来就不是个坚韧的人，遇见这样的障碍，好像也没什么继续用功的底气了。

可有个画面他印象很深。深得笔记本里仅仅写了一个名，什么相关画面也没字。没字，可不是没有记。

那是高中，张玉明从外州的生活营回来，某个来不及搭最晚的巴士回自家新村的夜晚，被迫留在镇上过夜的一瞥。幸好镇上念书的学长说好了愿意收留，下了巴士，他便背着一袋脏衣服去敲了门。那房间很小，一个月房租不到两百块，坐在房子中央伸缩着扫帚便能扫完一间房。房里满是衣服没有干透的潮味，是阳光透不进露台，洗衣粉不好，还有点认真要辨识却又瞬间闪退的腥臊。男生的房间啊，学长露齿笑。张玉明点头，谁也没不好意思。

学长的课本都在四方形的折叠桌子下，高级代数在最底，桌上最醒目是支红身热水壶、铁皮饼干桶，以及一擦一擦的《小流氓》。漫画书太重，压得桌子倾斜到一边。学长还嘱他安心，说桌脚很稳当，只要不压个人上去它就不会垮下来。张玉明也笑，心想，当然不会垮啊，桌子底下全堆满东西。

桌旁是眠床。跟睡袋一样窄的床，张玉明与学长两个身体并排碰着肩仰睡。他还好，睡里边，一只手臂与腿整个晚上靠着墙壁，感觉还算凉爽。后来大概是学长看他一动也不动，终于忍不住半夜翻身，自己睡到了地板上。

张玉明最是记得学长翻身下床睡的那一刻。学长下床以后他也转了身，压着脸从床沿向下看。房间里很热，风扇是桌扇，老坏了，扇头压不低。学长拉高了背心，背对着床底睡。张玉明就着百叶窗毛玻璃筛过的街灯，还能看到学长左腰有块清晰的胎记——三寸来长倾斜挂着，一点一点暗红色的细沙逐步聚拢，像极了地中海上的意大利。他记得那床并不高，心里琢磨着该不该把学长捞回来，风扇每到左右尽头都会格拉响，终究天亮了。

先修班毕业，学长还和张玉明有过几近歃血为盟的约定。说好三十岁以前要是双方都还没成家，事业也不成，那就回到镇上合股开家店。什么店都好，只要能过活。

为何要设三十岁的槛？那时的张玉明不解，现在也还是无解。



张玉明高中毕业离乡进了城，往后一步一步慢慢修，二十七岁总算念完了硕士。那个新年他回乡到镇上探访许久没见的学长，才知道学长搬家了，不再住着当年那间只摆得下单人眠床的房间。好不容易凭着熟人找着了，见了面，可叙旧没两圈学长就摊牌：过完年就要离开小镇咯。

去哪里？张玉明还记得当下的诧异。他以为学长不会再走的。那年头金融风暴刚稍息，所有人都赶着往外闯，唯独他留下。时移事往，到底发现外面的世道也没绝对好，有的人已陆续退回来，学长却是要向他道别。

还谈过些什么，记不清了。

那个下午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往后有过几次电话的联系，可也只能渐渐拉长联系的时宽，终至电话再也难拨通。满街满巷的手机风泛滥，对张玉明和学长而言却是早已不相关，那是真正的道别。也是在那个下午，坐在回乡巴士上的张玉明才赫然想起，学长早就年过三十了。原来约定安分的年纪，是用自己的三十岁当作有效期。

想到这里，妻给他看过的那张背脊疤痕忽然又淡入。那叠立着的三个“人”像三条鱼排着队伍张大口，一张口咬一大人。

天热，风扇已称职地转。可夜晚实在太闷，再称职也不过是压下一点表皮的微凉，太表皮了，吹到脸上没半秒就散。

张玉明瞪着扇叶，转身，擦掉了后颈积攒的汗水。被子早就踢开了，抵在床中央叠成褶皱的山脉。山脉的那一边是妻，浑身隐在山脉的影子里。

不知什么时候，妻也拉下了原先盖到肩膀的眠被。没一会还蹙了眉，挠着颈项，不舒服地扭了扭身体。张玉明感受到了动静，看着妻后来转过去的背，自己倒移得更靠近床沿，腾出更大的空间。

妻起初还动一动，后来就睡得老实了。

就张玉明越睡越折腾。

那张背脊的痧痕照就是不肯散。找不到谁或什么物件来伸冤似的，紫红色的痧路一下清、一下糊，恍如妻刮痧后摔打的一手重又一手轻。他反手去挠，却又想起学长左腰上的意大利，碎沙般的红斑凑成的硬蹄靴子，还长着马刺，像在后腰上恶狠狠地踩了一大脚。

痛否？没问。

复又想起——所以，是用力踢门更残酷，还是故意无视更叫人难堪？

张玉明第二次这样提问了。半晌，再忽然记起来——那不是他之前不解的问题啊。一开始他是这样问的：是硬闯残酷，还是无视更残酷？不知什么时候起，无视的残酷换成了难堪。

文字游戏？张玉明在黑暗中拍额。他怀疑不是。东想想，西想想，头痛没消，天倒又亮。马

2013^年
第五届海鸥文学奖
小说组评审奖

按摩

/ 梁靖芬

巧薇第三次推门进入，向站在柜台的尼娅报上心里的号码时，希达果然不在了。

尼娅看着她，摇摇头。没人知道希达去了哪里。

希达的手臂纤细，十指修长，拇指特别发达。两次看到希达的手，巧薇都以为那手应该在琴键上飞舞，以至第三次推门而入，眼前暗绿色的墙居然闪动着希达的利落。定睛一看，才晓得是倒吊的风扇将壁灯搅出来的影。

那是快转，而不是希达平日熟练的动作。平日希达的节奏要慢上许多，它们其实并不算飞舞，反倒像水母在海里悠悠伸张，内缩，须脚偶尔卷起一坨什么，比如肉；又或是紧夹，放开，轻松卸下一摊什么，比如油脂和汗水。

巧薇还记得希达首次替她按摩时的错觉。那是恍如姜饼人还在粉团的阶段，一点一点地被压进一只人形的铁模子里。希达按她的手，她的手就那样一点一点变扁。按她的腿，她的腿就窄窄长长。按她的背，她连脚趾都在夹着一颗棋。按她的颈，她的脑里全是她的头。

按摩院的灯光昏暗，仿佛就是为了盲人按摩师调设的，一派可有可无。而希达和她的伙伴们在里头行动自如，目盲的是外人。那是希达们的世界，里头运行着希达们的秩序。于是第一次的时候巧薇推门，乖乖依照那秩序随意挑了个号码，接着被领进了后头的隔间。领行的尼娅大概是盲人按摩院里唯一视觉良好的员工，只有她没伸着盲人棒走路。

希达还没进来以前，巧薇听从尼娅的叮嘱，脱下T恤、牛仔裤、内衣，一一挂上小床旁边的衣架。鞋袜自然也要脱的，放好，搁在床底。想到按摩师可能被鞋袜绊倒，松开的鞋带还仔细收进了鞋子里。眼镜是最后除下的物件，保持除下的原样，摆在床头伸手可及的矮几。也不是没有过犹豫。那是巧薇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宽衣解带。硬逼着自己自在，假装老鸟，只为减少一点羞涩。可这还真难。浑身就一条小裤，羞起来也不知该用什么压。

那床真窄。以后有机会巧薇还真的想给点建议：倘若要让人放松，不妨从“床”这个物件仔细铺陈。那样只容一个姿势，翻身就得警惕掉下床的尺寸，实在不易让人心安。况且，店面也不是飞机舱的局促，何苦挤着一床一床的直肠。又不是灯光暗了、衣服卸了，一切对谈就得直来直往。

你好，我叫希达。

你好。

巧薇不知道该不该报上自己的名字。萍水相逢，也不知能不能记住。

那时她还不知道希达的视障是怎么样的一种视障。她知道希达是盲人，这在小店外头的招牌上有写，可她看得到影子吗？能看到光吗？她怎么度量顾客的筋骨，怎能一碰就知道这是哪一块肌肉……她真的……看不到我吗。

希达按摩完了腿，是背。然后上颈，顺势是肩。安抚肌肤的油抹了一圈又一圈，腰间挂着的计时器每十分钟响两下，希达就晓得该换个部位继续使力。有时希达也靠手感。所以她会问，巧薇的肩膀像铁条，顺势问了巧薇的职业。

记者，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职业。可那时候巧薇就是说不出口。只随便敷衍了工作的性质：就……需要经常打字啊。

希达哦了一声，并没多问，只继续依照滚瓜烂熟的步骤按摩手臂与肩膀，感觉右肩更僵硬一些，便多上了点力。

巧薇感受到那力，自己却连蹙眉都是轻轻的。与希达碰的几次面，希达的话都不多，却经常带着笑。那笑难以形容。说是单纯、纯粹似乎不是。说是职业，又有几番真诚，是你看着看着便要回笑的那一种。可正要回应又想起希达可能看不到对方的嘴角或表情，于是加了几分较重的呵呵呵。

巧薇见到的希达多是在昏黄灯中，少了日照，希达的脸经常有过多的暗影。暗影在鼻翼两旁最深，显得鼻子特别坚挺。起初巧薇看不清楚，幸好唇彩隐隐反射着细弱的光。她笑，那唇光就长；停着不笑，唇上的光就仅仅是一块发亮的点。这是巧薇知道希达有没在笑的方式。巧薇近视，除下眼镜后本来就不怎么看得清别人脸上的表情，幸好还能凭着经验看到一些浮游的光。

之前希达让她匍伏，她看不到希达的脸。她趴在床上胡思乱想。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胡思乱想。想希达的手怎么抓压，想希达的神情，想希达脑里或许也在想的事。连带注意起自己身上的味道，以及当下的姿势。

希达碰触她的左腿，她就把右腿挪开一点点，免得阻碍。鼻子痒，忍住了抬起手去挠，是什么都害怕惊动。那时希达正压着她的背，她趴着向右的颈脖子酸了，也不敢擅自调整颈椎。

结果希达按压脖子时大概发现右边筋肉紧绷，花了比左边多一倍的力气与时间在那里按摩。什么都没法瞒过希达的手啊，巧薇暗暗想。

力度还可以吗？

可以。

这里比左边更僵硬呢。希达又笑。

嗯。

肩膀像压力锅噢。

呵呵。

这什么形容？巧薇心里想笑。平日不下厨，幸好还记得几个炊具单词，晓得“pressure cooker”指的是什么。随即想到了锅子里的肉，滋啦滋啦地承受着高温与快速烹熟的命。

现在，请转过身来吧。

巧薇脑里闪过一秒的犹豫。不怕，还有条毛巾覆盖着身体。

可希达移开了毛巾。因为接下来的程序是按摩手臂，得先从连着锁骨的位置，往腋下一拨一拨地推拿。这时候两人可以面对面了。巧薇起初还假装闭目养神，后来忍不住双眼眯成一条缝地看。抖动的眼睫毛碍事，几分钟后终于光明正大地睁开了眼。可她近视，睁眼还不如眯着眼看得清晰，于是又眯上了眼。那时候就看到了希达唇上倒映的光。

希达的眼是睁着的，却没有焦点。每按压一下都像是沉思，笑起来的光忽远忽近。因为她每笑一下就习惯性地抬一抬颈，又像在点一点头。

巧薇不敢伸出五根手指在别人眼前摇，那动作太不敬，她其实还怕希达仍能看到一些朦胧的影子。因为那手的落点是那么精准，从没多余且令人不适的摸索，也不见她撞向床沿或矮几。可希达的眼神——不，希达几乎没有眼神，只有两钱眼洞——希达的眼洞深不见底，望着哪个方向都不明显。

摸不清眼孔里有什么，还因为巧薇不好意思直盯着人家看。于是她移开目光，去看希达的额头。额头上的头巾微凸，打在墙上的影子让她看起来像一只忙个不停的啄木鸟。就只差啄木的噪音。

冷气口就在床铺正上方。幸好开得不强，巧薇即使光着上半身也不觉得冷。耳边是隔间的谈笑。有个男人半玩笑半耍赖地叫：哎呦。

另一把男声适时地安抚：那我轻一点。

语气却是见怪不怪，一点也没有怜惜的意思。

被按摩的男人竟夸张地呻吟。按摩师边笑边啐：不就只按摩脚吗？这样也痛的话，问题就大了。惹得室外一千人爆笑，原来的男人便老实安分了。

那声音那么近，是从布帘子后头荡过来的。声波仿佛还推了布帘，让它轻轻地抖。巧薇忍不住把身上的毛巾往胸膛扯近了一点。

冷吗？希达问。

哦，OKOK。

巧薇忙不迭地答。她本来想说还好，却一下想不起国语里有哪个词可以和这“还好”相配对，于是用了OK OK。

最疼的是右手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那右上臂长了一颗酸梅核大的脂肪瘤，巧薇见它不痛不痒也没继续长，许多年已置之不理。这回在希达的指压下倒像喝了雄黄酒般的蛇体现了形。希达的指腹在那地方推拿许久，是感觉到那突兀的，却没有多问。

有一瞬间巧薇像做错事的小孩心里忐忑乱蹦，居然怕希达忽然开口问：这是什么？怎么弄成的？

幸好希达没有问。否则也不知该怎么搭腔。总不能说，它自己要长就长出来了啊。像圣经里那什么，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或是，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大学时上宗教必修课，这一句在可兰经里写作“Kun faya kun”。当时觉得好玩、易记，考完试便也就忘了。数年过去，脑海竟然在这时候蹦出了那句子。想想觉着好笑，眯眼看一看希达，又不敢乱想了。

可稍顷仍然在心里嘀咕。要是希达真问，答个“我不知道啊”不就好了吗。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哪能知道那么多事。这话在耳蜗里隐隐作响，比蜗牛爬行要快，却也因为地形局限爬不了多快多远。

走神间冷不防希达拍拍肩：好了。

巧薇那时依然仰躺，可能希达最后几下按摩收了手劲，没有了一开始以及最高潮的狠，那刻才觉着舒适。刚觉得那几下是最合理的安抚与碰触，一切就完结。

那么，我先出去了。希达说。
好。

又是一句OK。等希达翻开一角布帘闪身出去，巧薇坐起来下床，这才醒起忘了说谢谢。她穿好衣服拉开布帘出去，见希达已在休息间的矮凳上坐着嚼一颗苹果，隆起的左颊忙碌地动，表情却还是像沉思。

动作真快啊，巧薇想。

希达可能不晓得经过身边的人是她，所以没有抬头打招呼。

那日从按摩院出来已是傍晚，太阳却依然刺目，恍如知道一天将尽，没有明天地反刍最后一点的炎热与火光。

巧薇被太阳斜照的每一寸肌肤更感滚烫。大概是被希达的功夫彻底启蒙、洗礼，每一颗细胞都像刚睡醒般加倍敏感。平时这样的天气走在路上她一定恼怒，可那一刻她满脸愉悦再次回头，努力默念了一遍身后的店名。

这是可以再光临的按摩院啊，她想。尽管按摩这事看起来实在有点像和肉体过不去，可苦尽甘来后的舒展却又令人死心塌地相信，那神奇的修复技艺不是什么江湖术士的把戏。

那街道再往前，左拐，便是海堤。巧薇摸索着肩包里的汽车钥匙，先捏在手上。钥匙扣连着一支小小的防匪喷雾剂，没用过，也不知道真用上时好不好使。汽车就停在海堤旁边的空地。非假日不会有太多人涌来吹风，车子很好停。可就是要当心传票。毕竟那不是合法，仅是她脑里合理的停车场。

每一次走过那路巧薇都要嘀咕：那地要是真留起来建什么房，我一定诅咒啊。

诅咒什么？同行的伙伴曾经这样问。

诅咒它霸道、诅咒它短视。诅咒它资本主义、诅咒它不近人情。

资……本主义？

伙伴刚要笑，巧薇却又正色地补：那么小块地方顶多搭个亭子，其他什么建筑都只会阻隔海风，妨碍市民就近看海的兴致，破坏风水而已。说这话时巧薇没看着走在她左边的伴，反而面对着自己右侧的大海。因为要顺着风向不让头发扫脸乱飞，却变成耳朵才像她的眼，领着前面的路要怎么走。

巧薇一步一步地走，走起来更是一下一下地松。刚搓揉过的肉经这一颠一颠的步仿佛才真正卸了绳，是风中晃晃悠悠的叶，亦是水里慢慢发胀的茶。她想，刚刚幸好硬着头皮走进那家店啊。

路旁有喊不出名字的树，老掉落一些喊不出名字的果。巧薇对树从来就不算在行。只知它们的枝桠一天一天地长，长出来又一天一天地拖——拖着永不落的叶。于是树长到了某个阶段，对她而言就都是些仙鹤神龟的样，气定神闲地，不会老也不会死。

巧薇觉着了热，便沿着树荫走。那地方她很熟悉了，闭着眼也不会错。海水还远呢。

海堤下面有一弯沙地，树就三三两两地长。不知谁还在树下叠了横板当椅子，晚上常有来吹风纳凉的人。世道还没今天这般不堪的时候巧薇和同学们常去。补完习每个人在补习中心楼下的夜市买一对烧鸡翅、一包煮花生，加了冰块的薏米水塑料袋外层不断往下渗着水，她们谁也不在意那湿嗒嗒、黏糊糊的不舒服，找几道能垫屁股的气根就不知今夕何夕地长聊。

她知道那地方被有心人戏称为什么。猴子林。却一只猴子也没有。她们也不是没亲眼看过手电筒在树干间乱闪。可心里到底知道那检查与自己无关。顶多，顶多就是被手电筒扫一把脸吧，看到了肤色就没事。

拿电筒的人有时穿着背上印有组织名称的背心，有时什么标志也没有。通常一律黑衣黑裤，三个或两人成一组地慢慢找、慢慢查。组里一定有女人，头巾也是暗色的，什么滚边也没有。

他们的目标是情侣。树干间坐着纳凉的，海堤边搂着肩吹风的，暗影里咬耳细述的、东歪西倒的。他们火眼金睛似地都像戴了红外线眼镜，穿着棉絮鞋底似地走路都很轻。晚上海水涨潮，海浪声更近，也协助掩饰了一点笑语盈盈的音。他们尽忠职守地看到两两一对的纳凉者、情侣就上前查，且还经验十足地几乎能百发百中。当然，当巧薇知道他们的百发百中是什么意思时，自己也快告别了青春。

可巧薇听过的盘查者与受查者的对话，印象却是非一般地深。起初是好奇心十足地随同学八卦，后来就晓得了不忍，经常不忍去细听。手电筒瞪地一亮，它们通常劈头都是这一句——

结婚了吗？
要不就冷着脸地探——
你们什么关系？

伸出的手指，随着手电筒的光在受查者的脸上舞。舞得快时探得凶。慢慢晃的却不表示语气软。

有时候巧薇们刚好隔得不算远也会预先被请走。一点也不理会那么近的距离一堆人在吵，怎么还可能发生些不安分、过度不检点的碰触与诱引。

Melakukan perkara yang mencurigakan，这句话里的最后一个词尤其让人难堪。巧薇第一次放长耳朵偷听到，还回家认认真真翻了马来语字典。Mencurigakan，令人怀疑的、可疑的，字典里这样析疑。巧薇托着下巴想：这字眼真神奇，什么都能装。

最难忘的，自然还有那些被光逮住时，瞬间呆滞的脸。

回过神来，大大方方接受盘查的可能有。理直气壮表示这是我老婆的可能性也在。然而那手电筒探照的光太令人心虚了。且通常都是忽然就亮起来的，实在有一种箭中靶心的震煞力。

有一回手电筒在身后不远恶狠狠地亮，伴随一阵吆喝时还顺带震掉了巧薇们手上捏的鸡。我好端端地坐着吹风啊，巧薇们事后忿忿不平地怨，谁来陪我一支只舔了一口的烧翅。到底是谁冒犯了谁，谁又侵入了谁，说来说去说不清。巧薇们尤其忿忿不平的是，我们好端端地非礼勿视啊。

手电筒一灭，怀疑和怨怼又暗在了海风里。

第二次见希达是一个多月后的事了。希达居然还记得巧薇。巧薇则是在柜台直接点名要找她。尼娅夸张地拉长嗓音喊：希——达——

巧薇刚下班，在报社赶了一通宵的稿。太早，店里没什么客人。

希达还是穿着上回的橙黄色T恤，头巾前沿在额上微凸，像戴了顶加舌的安全帽。

巧薇还是没有伸出手去试探希达视力的真伪。希达是凭着她右手臂上同一位置的酸梅核认出她来的。或许认出的时间要更早。巧薇一直深信这世上每件事都写有配额，例如盲人失去了视觉，那原来分配给视力的感觉细胞便流到了其他部位去支援。其他官能于是加倍地敏锐。

记忆力会不会也更强大？巧薇趴在床上想。他们的脑里必然建有更庞大的档案库，这味道——摆放在A处；这声音——塞在B格；这肌理——纳入C栏；这温度——回归到D档。因为每一次接触很可能只会有一次编排建档的机会，所以他们更用心。而后又比常人更熟练于翻查档案库，辛勤地配对经验。这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生存的本事。所以希达的双手特别灵。

推拿着巧薇右臂上的酸梅核时，希达终于又笑了，说：你还是很努力在写啊。

巧薇也松了一口气地笑。是啊。原来你记得。

希达没说她到底记没记得。好像每一次偶然说到自己，她都不太不好意思。上回巧薇随口问她工作几年了，她就不断嗯嗯地笑，笑得巧薇以为自己太冒昧，差点就要道歉了。过了好一会才答：四年。

四年是资深了吗？巧薇没多问，她想，现在自己这行业要是做四年，该叫忠心了。好几位同事做不了三年，跳槽的跳槽，转行的转行。嫌这工作待遇十年不变，福利不好，外加没法掌握假日时间。

什么假日啊。想到这里巧薇有点卡。谁能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事？新闻又不像希达她的手，永远知道下一个落点应该在哪里。

第二次按摩，巧薇比上回更放松了，约莫是对每一个贴身碰触的程序有了新把握。尽管还是体恤着希达的姿势，不敢乱伸腿，可到底已能自在地活动颈肩，无需硬撑到发酸。

仰躺时眯着看希达的眼也不怎么能说是“偷”了。不刻意避开“对视”，也不担心希达看到了多少的自己。室内的光线虽然仍朦胧，可她大致摸透了希达的脸型。希达还是有两钱不知望向哪里的眼洞。希达的鼻子很尖。希达那么瘦却有双下巴。希达头巾的下摆用扣针别在了衣领上，避免俯身时下垂扫到了人。看不到希达的双耳，因为被她收在了头巾里。

再清晰么，没有了。

不是巧薇不敢继续望，而是她自己本来就近视。看到希达唇上反照的光点已经是极限。再看，巧薇吃力眯着的眼就得完全闭合了。眼皮跳动得很酸，睫毛也碍事，于是第一次，巧薇心甘情愿惬意地合上了眼。没什么好担忧的啦，希达。没什么好害羞的。你看，我也看不清你呢。我们打平。

希达没谈什么笑。时间比上一回感觉要更短。

好咯。希达说。一样拍了拍巧薇的肩。

那我先出去了。

OK。

不料刚穿好衣服，店里就一阵吵杂。脚步声不忙，忙得是嘴巴。巧薇还在柜台边掏钱，尼娅就推门出去探头张望了。

巧薇出来，见路人都指着按摩院隔壁的山墙看。按摩院隔壁是一家比她年长的廉价旅馆，她下意识也望，刚好对上了屋檐的阳光。她翻开掌去遮，指缝间看到露台外头、架着冷气机的横梁上蹲着一个裸了半身的男子。要不是皮肤黝黑，让人看出他下半身穿了条浅肉色的内裤，大概就要以为是个浑身赤裸的人了。

男子看起来惊慌失措，抓着墙上架出的天线猛摇，感觉要跳却不敢放手。露台上有三四个穿着制服的人不停吆喝，却不敢伸手。巧薇一看那制服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

尼娅刚好在她旁边，交叉着手边看边唏嘘：啧，啧。

也不知那唏嘘有多真，巧薇没应答。她刚按摩过的肌肤隐隐发烫，来不及吐槽，所有人又被男子踩空的右脚吓了一跳。这回连尼娅都喊了声惊。

围捕的人不敢向前。楼下开始集聚更多的路人。除了原来的宗教局人员，还有后备的员警。尼娅和路人一律被挡在一旁，执法的人却禁不住耳语。其实那哪里算耳语，巧薇什么都听到。等到官员们从旅馆大门押出一批穿着宽阔的暗紫色长袍的女子，群众的鼓噪一下就沸腾。

来看美女啊。

哗，美女。

有人还吹了声口哨。

她们一个接着一个低头上等待着的卡车。另一队低着头上车的男子则没分到多少的评议。

露台外的人坚持十五分钟了，巧薇看一看手表，想着报导的细节，远远看到有同事走来，才想起自己该下班。张望的脖子微微发酸，差点辜负了希达的按摩。她离开前回头，却看到希达拄着盲人棒站在半开的玻璃门中间，盲人棒和一只脚在室外，另一只脚留在店里。那姿势看起来有点滑稽，除了进退维谷，还因为好事者的形象整个太生动。

是眼花了吗，巧薇还看到希达歪着头望向了自已。

不可能啊，对吧。她想，希达那是在聆听。这样想便又加了点不舍。

次日报纸上“幽会鸳鸯”的标题厚得有点喧宾夺主。事情原来还有很长的后续。大家找到了裸身男子的母亲，母亲赶来劝阻时男子将自己挂在露台外两个小时了。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最早的一批倒是已散去。

记者记下了现场的反应。——有群众说：他让他父亲丢了脸。

他本来被押上车的女伴又被叫来了。群众看到他的女伴时，再次认同那姿色。太年轻了，他们说。

母亲劝了半小时，男子总算伸手让人救下来。路人还七嘴八舌地评议，那母亲举起手提袋狠狠地向路人砸去。

巧薇合上报纸。准备好晚上同样的任务。真没想到啊，这一次派到自己头上的工作是再也难推了。夜班记者就这样。单身，却没人理会那尴尬。

有什么好尴尬？工作而已。

她自己也是这样想的。要不是这些工作，断不会习得那词语叫“khalwat”，幽会。她再想打瞌睡，出那任务时也不免硬撑着精神。当局主管说了，行动保密，所以每一次都得先在宗教局办公室集合，时候到了再全员出发。他们还自诩细心，给每个随员记者准备好交通。

巧薇坐在那挤满同行的车上总是想到自己的鞋子。不知为什么，大家谈笑时她就只满脑袋自己的鞋子。那鞋子她穿好久了。中学开始就喜欢那牌子的鞋，说自己的脚挑剔，再贵的鞋子也打脚，穿了袜子亦不行，就这一号鞋好穿。走在草地上舒服。走在马路上舒服。走在碎沙上舒服。脱下来还能垫一垫屁股。

就只有一次差点出了事。那是某一个晚上和同学在海堤的沙地上啃鸡翅，手电筒忽然亮起时还伴着些吆喝，像有人举着刀凶神恶煞地叫喊，后来又连着了一道女声的抽泣。

起初大家还只是面面相觑啊，后来越听就越毛。不知谁先站起来就跑，刚脱下鞋子垫屁股的巧薇亦赤着脚跟着逃。

逃什么呢？往后同学间也讨论过。却谁也说不上理由。自然是怕吧。怕什么又不好说。

次日回沙地再找，别说鞋子，连原来蹲坐的树根都像变了样，什么都不存在了。

巧薇又看了一下表。已经半夜三点了。执法人员也不带好一点的工具来，开个门锁费了半天劲。里头的人又不听劝，旅馆老板说过每一户的窗口都是锁死的，绝对没有地方逃，固执地不肯开门就是垂死挣扎的尊严。尊严？这字眼蹦出，巧薇倒才认真想。

再不开我们就破门咯。

里头还是没动静。

锁终究开了。官员们进去，巧薇和摄影同事跟在了后面。接着那些话原来是旧词，她原来都会的。

——结婚了没。
——你们什么关系。
——在这里做什么。
——身份证。

最让巧薇意外的是里头那一对年轻的男女。衣着整齐，并排合腿而坐，安安静静地等待。男的不认识。女的，女的是希达。

希达，希达的眼还是两钱不见底的洞。希达的鼻子一样尖。两只耳朵收在头巾里。双下巴因为略略低着头，所以更肥厚了。

巧薇那晚退出了房间，没有像其他同行一样忙着记录任务的细节。她刻意去了另一间，没有希达的睡房，笔记本上也没记下几行字。录音笔开着，什么音都录。

她想起来了。想起按摩床上的愉悦。它们很合理。

会不会是误会呢？

这样一想，交完稿就开了车子到那按摩院。玻璃门一样。暗绿色的墙一样。尼娅一样。马

文坛消息

第十二届花踪文学奖获奖名单

世界华文文学奖

阎连科（中国）

马华文学大奖

沙禽

马华小说

首奖：王筠婷〈火车火车嘟嘟嘟〉

评审奖：黄玮霜〈义腿〉

马华散文

首奖：曾翎龙〈孩子芭〉

牛油小生〈四分之一世纪进化论〉

评审奖：龚万辉〈女优图〉

马华新诗

首奖：曾翎龙〈忘年〉

评审奖：许裕全〈神的后裔在路上〉

报告文学

首奖：许裕全〈47克的罪愆〉

评审奖：张德兰〈大地之子〉

新秀小说

首奖：邓观杰〈搬家〉

评审奖：李晋扬〈离家〉

新秀散文

首奖：李志勇〈鸟事〉

评审奖：陈怡廷〈虚耗的时光〉

向向〈逝而不去的美丽〉

新秀新诗

首奖：从缺

评审奖：郑羽伦〈时差〉

宗乡青第三届网络文学奖

马来西亚宗乡青联合总会配合第12届马华文学节，与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文化委员会联合举办《宗乡青第三届网络文学奖》征文比赛颁奖典礼于5月25日成功主办。

这一届的主题是《网恋》，共收到40份投稿。

得奖名单：

冠军：	曾宇恒	〈真心伪造的爱〉
亚军：	陈诗诗	〈网恋〉
季军：	郑天赐	〈网恋〉
安慰奖：	傅佳俊	〈偏人类〉
	庄依蕊	〈网恋〉
	林道苇	〈指尖情缘〉

第六届游川短诗创作奖成绩揭晓

这项比赛由紫藤文化企业集团赞助、大将出版社主办，宗旨是纪念已故诗人游川、发掘马华诗坛新秀及提倡校园诗歌创作。

主办单局邀请诗人傅承得、黄建华及周若鹏担任评审。这次比赛共获得16所学校128名学生参与，竞争激烈。首3名及特优奖作品将连同评审评语，张贴于大将出版社网站<http://www.dajiang.com.my>。

第一名：从缺

第二名：居銮中华中学 颜婧暄〈震川〉

第三名：居銮中华中学 詹婕妤〈翠绿的心事〉

特优奖（五名）：

古达培正中学 莫华中〈夜雨〉

居銮中华中学 陈雨瑄〈点灯的小虫〉

居銮中华中学 颜惜彦〈鹿的犄角划过海面成了繁星〉

居銮中华中学 房捷敏〈美人鱼〉

居銮中华中学 李家治〈国王的新诗〉

佳作奖（廿名）：

SMK Lahat	陈媛琳〈被忽略的旋律〉
循人中学	林俊良〈萍水难逢〉
居銮中华中学	郑敬璇〈无。迹〉
直凉国中	李嘉宜〈中国文化〉
尊孔独中	黄保强〈脚〉
古达培正中学	黄晓燕〈友情〉
诗巫公教中学	黄颂仪〈落日〉
华仁中学	余霖春〈遗憾〉
华仁中学	庄智斌〈黑色铁骑〉
古达培正中学	冼岱霏〈春〉
诗巫公教中学	黄安妮〈路灯〉
华仁中学	曾佳欣〈反差〉
华仁中学	骆有容〈不敢说的爱〉
居銮中华中学	林祺薇〈心境〉
华仁中学	林馨薇〈惧〉
华仁中学	郑婉莹〈任意门〉
居銮中华中学	蔡毅达〈为您〉
居銮中华中学	谭智睿〈等待〉
古达培正中学	陈燕燕〈春的预兆〉
古达培正中学	王会晶〈别再握着刀走进我的墙角〉

第二届《拿督林庆金JP出版奖》获奖名单揭晓

檳城拿督林庆金局绅继去年主办首届出版奖后，因反应热烈，于今年续办第二届出版奖，并礼聘《香港文学》总编辑、香港作家联合会执行会长陶然，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曹惠民，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协和学院院长袁勇麟，江苏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副校长方忠为终审评委。此次参赛作品共有11部。经过严谨讨论之后，第二届《拿督林庆金JP出版奖》结果终于揭晓。以下为四本获奖作品：

1. 辛金顺散文《私秘书》
2. 何征仓小说《背后的世界》
3. 吴鑫霖散文《不愁此时春光》
4. 宋子衡小说遗著《雾锁北面头》

《雅风》半年诗刊创刊号即将出版

《雅风》诗刊（半年刊）即日起征稿，10月中截稿，预料创刊号将于本年年底出版。该诗刊由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出版，书厚100页（6" x 8 1/2"），以台湾纸印刷，定价大众化。

《雅风》主编：碧澄 副：陈泽坡

编委：钟夏田 杰伦 金苗 白岩 秋山 王涛。

《雅风》欢迎反映我国现实生活与社会背景并有创意、新意的诗和旧诗。主题不限，唯不符国情与涉及敏感问题的作品不受处理。诗评以马华诗作为限。有建设性的诗论也在所欢迎。马来与世界各地诗歌译介须附原文。作品请尽量以电脑打字，幸勿一稿两投。电邮地址：info@uph.com.my或laichoy1007@hotmail.com邮寄地址：United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5078-9, Lorong 18/64, Taman Sri Serdang, 43300 Sri Kembangan, Selangor Darul Ehsan.（请注明《雅风诗刊》）。作品刊出后，有关作者将获赠《雅风》两册。

第4屆詩總《天聲獎》簡章

1. 主办团体：马来西亚诗词研究总会
2. 宗旨：弘扬传统诗词对联，提升诗词联创作水平，营造优良文化艺术社会。
3. 细则：
 - 3.1 凡大马公民，皆有资格参加。
 - 3.2 诗词作品内容须符合主题：《弘扬汉粹播儒风》。
 - 3.3 天声奖作品分3类：
 - (甲) 诗：参加者须创作五言律诗及七言绝句各一首。
 - (乙) 词：参加者须填词2阙，分别调寄《如梦令》及《浪淘沙》。
 - (丙) 联：参加者须创作两副对联。其一以《东、马》冠首的七字联，其二以《儒、风》冠首的九字联。
 - 3.4 奖励办法：
 - 诗作组：第一名奖金800令吉，第二名500令吉，第三名300令吉。
 - 填词组：第一名奖金600令吉、第二名300令吉、第三名200令吉。
 - 对联组：第一名奖金300令吉，第二名200令吉，第三名100令吉。所有得奖者各获颁奖状一张。
 - 3.5 为公平评审，所有作品须用平水韵。
 - 3.6 作品须打印4份寄交主办团体，并附上一张个人半身照（若有）。
 - 3.7 作品不可署名，以利公平评审。惟作者须将真实姓名或笔名、住址及联络电话，另写一张附上。
 - 3.8 截止日期：2013年10月15日。
 - 3.9 收件地址：马来西亚诗词研究总会会长林国安收。
8, Jalan Nangka 7, Taman Rumpun Bahagia, Bacang, 75300 Melaka, Malaysia.
 - 3.10 颁奖日期：2013年12月13日至15日。颁奖地点：砂拉越诗巫。
 - 3.11 评审：诗总将聘请诗家评审。评审员的决定为最终决定，任何人不得有异议。
 - 3.12 主办当局有权将入选者作品交予报刊发表或载录诗总或诗社刊物。
4. 本细则如有未尽善处，主办当局有权增删之。

《 什么？！诗刊 What?! Poetry 》第一期征稿

“什么？！这是我的家园/
What?! This is my homeland/
Apa?! Ini tanah air ku”

以家国，社会为题材，自由发挥：

你的家园，你的爱恨，你来写，你的诗。看看我们可以写出什么家园，什么诗。

《 什么？！诗刊 What?! Poetry 》稿约方案

一、 诗刊概念：

“？”是疑问，“！”是惊叹，“？！”是疑问和惊叹的碰撞，诗的火花。来写“什么！？”诗，来读“什么？！”诗。

二、 稿约：

1.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国内外与诗有关的创作、评论、翻译。
2. 每两个月出版。
3. 刊稿不付稿酬，但将寄赠作者当期纸本刊物1册。
4. 来稿寄whatpoetry.youren@gmail.com，请注明真实姓名及通讯地址。

国外艺文佳音

马华作家梁靖芬及谢增英获第35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

第35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成绩揭晓，马华作家梁靖芬及谢增英，分别以作品〈漏网〉及〈结婚照〉，获得散文评审奖及极短篇优选奖，表现优异。梁靖芬赢得新台币6万元（约6千600令吉），谢增英则赢得新台币2万元（约2千200令吉）。

梁靖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曾任《亚洲眼》月刊副主编、获过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首奖及马华文学大奖，刚出版小说集《五行颠簸》。谢增英则毕业于博特拉大学及马大语言学硕士，现任出版社总编辑，曾获花踪散文奖首奖及南大微型小说首奖。



《老檳城·老生活2—— 老檳城的娱乐风华》

作者：杜忠全

文类：散文 / 地方志

出版日期：2013年8月8日

ISBN：978-967-419-053-8

售价：RM20

大将出版社

内容简介

老檳城叙述老檳城的娱乐风华，在那科技不发达的年代，老檳城有着属于本身的娱乐，依旧有血有肉，有色彩，有声音，有味道！

本书内容分为三辑：月琴艺人陈同同、市井休闲与娱乐生活，以及老檳城游乐场纪事。

“这本书显然非仅关乎旧日檳城的吃、喝、玩、乐而已，而是伤悼一个时代的过去，而在伤悼、拼贴檳城华人的集体记忆之余，书中所部署的记忆的政治一方面为老檳城寻找另一种与华人离散经验有关的历史身份，另一方面也间接挑战了过去二三十年来新的国族论述意图泯除华人历史记忆所设定的政治议程。”——李有成教授

作者简介

杜忠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拉曼大学中文系讲师、报刊专栏作者。1993年赴台念中文系，无关写作；2002年开始重新笔耕，无关文学，只是一种回归仪式，书写生长与生活的檳岛。2005年获星洲日报第八届花踪文学奖散文推荐奖。著有《老檳城·老童谣》《老檳城路志铭》《老檳城·老生活》《恋念檳榔屿》《中文，你懂多少？》；论文集《青年·人间·佛教》（马佛青佛教文摘社）等。



《在远方》

作者：辛金顺

文类：诗集

出版日期：2013年8月

ISBN：978-983-2812-83-8

定价：RM22

有人出版社

内容简介

辛金顺的第七本诗集，大部分的作品写于2008年至2011年中，亦是诗人留在台湾最后四年的诗作集成。共分成四个辑部，即：【辑一】爱情絮语、【辑二】诗的日志、【辑三】小诗练习及【辑四】社会人间。

第一辑十七首。每首诗以爱 / 情为主旋律，“我”与“我们”成了私 / 诗秘语，在感性抒情中展现着一个充满着内心情感世界的形影。

第二辑二十三首。主要以诗志日常。日常之诗 / 思，不只是对事物的一种探问，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内在探索。

第三辑为小诗练习，共二十八首。每首均在十行之内，以此去试炼诗的语言与对意境的营造。这些诗以意象说话，让意义敞开于文字之外。

第四辑定名【社会人间】，一方面表现着诗对社会面的关怀，与人间苦痛同悲共感，另一方面也穿过现实，展现着诗俯仰其间的生命体认。

作者简介

辛金顺，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国立中正大学与南华大学。曾获中国时报新诗首奖、台北文学奖新诗首奖和散文优选奖、海鸥文学奖新诗首奖、台中市文学奖新诗首奖、中央日报新诗特优奖、梁实秋散文特优奖、府城文学新诗首奖、桃城文学新诗首奖、大墩文学新诗奖、全国学生文学奖、台湾省古典诗词首奖等；著有诗集：《风起的时候》、《最后的家园》、《诗图志》、《记忆书册》，《说话》、《注音》；散文集：《江山有待》、《一笑人间万事》、《月光照不回的路》，论文集《秘响交音：华语语系论文集》、《知识份子与存在边缘：钱钟书小说主题思想研究》，主编《时代新书：中国现代小说选读》，及发表单篇学术论文四十多篇等。



《香草》

作者：周若鵬

文类：诗集

出版日期：2013年8月

ISBN：978-983-2812-84-5

定价：RM20

有人出版社

内容简介

周若鵬情诗集，收入62首诗。

情诗若草，生活是一部 / 推割机。走着走着 / 那些曾经的美好都只能 / 是长发掩空的香味。

作者简介

周若鵬（1974年～），诗人，生于吉隆坡，曾获花踪、海鸥文学奖等，著有诗集《相思扑满》和《速读》，现任大将出版社董事长。



《故事總要開始—— 馬華當代小說選 (2004~2012)》

主編：張錦忠、黃錦樹、黃俊麟

文類：小說

出版日期：2013年8月7日

ISBN：978-986-5896-36-2

定價：NTW300元

寶瓶文化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橫跨時序、地方的馬華小說選集，年度從2004~2012年，編選角度以此八年之間以中文寫作的代表性馬華作家小說，延續馬華當代小說選一貫的脈絡，囊括國族、地域、亲情、愛情、都會、人文等等，入選作品題材豐富且內容多元，旨趣橫生。

馬華文壇的前輩溫祥英〈同治復辟〉、老將洪泉〈故事總要開始〉、大家丁云〈通關〉，故事皆頗具余韻；還有幾位重量級作家黃錦樹〈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賀淑芳〈湖面如鏡〉、洗文光〈縫隙〉，篇篇讓人驚艷不已；華文知名女作家黎紫書〈生活的全盤方式〉、馬華同志文學开拓者之一的翁弦尉〈蠍螭〉，則是令人回味再三；書寫生活日常最細微末節的梁靖芬〈黃金格鬥之室〉、擁有廣大粉絲、馬華年輕一哥龔萬輝〈無限寂靜的時光〉、小說戲劇張力濃厚的曾翎龍〈偷換的文本〉以及故事情節獨樹一格、榮獲文學大獎的陳志鴻〈腿〉，故事皆是引人入勝；吳道順〈藤箱〉、張柏樑〈邊界〉、黃瑋霜〈羊水〉，無疑是嶄露頭角的年輕世代作家，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主編簡介

張錦忠

1956年生于馬來西亞彭亨州，祖籍廣東潮安，1981年來台。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1997年获台大外文系外國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著有《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與《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等書。曾與黃錦樹合編《別再提起——馬華當代小說選（1997~2003）》，與黃錦樹、莊華興合編《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等。

黃錦樹

1967年生于馬來西亞柔佛州，祖籍福建南安，1986年到台灣留學。台大中文系畢業，清華大學中文博士。現為國立暨南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

著有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九歌，1994）、《由島至島》（麦田，2001）、《土與火》等。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元尊，1998）、《謊言與真理的技藝》（麦田，2003）、《文與魂與體》（麦田，2006）等。

黃俊麟

1972年生于馬來西亞霹靂州太平，祖籍福建南安。畢業于國立台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曾任《學海》編輯、《星洲廣場》主編，目前為《星洲日報》副刊主任兼《文藝春秋》主編。著有小說集《咪搞蒙古女郎》。



《催绿禾苗的春雨—— 何乃健作品评析》

编者：傅承得

文类：文学评析集

出版日期：2013年9月

ISBN：978-967-419-049-1

定价：RM45

内容简介

本书分成五辑，收录论及何乃健不同文体与阶段重要作品的评析文章，包括其散文、诗、文学、科普小品，还有一些其他如报章专访或读者写给他的书信，能让读者观瞻何乃健创作生命的丰硕面貌，并看出其中的变化与特色。

最早篇章是周粲1976年写的〈包了杏仁的朱古力〉，最新应属郭莲花的〈《稻花香里说丰年》解读〉，足见何乃健的作品，长期广受读者喜爱与评论者关注。书中也有不少文字，出自博士手笔，发表于国际学术研讨会，更具份量。

编者简介

傅承得

诗人、作家、文化人及出版人。1959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频获文学奖项。返马任教华文独中13年，曾任署理校长。大将出版社创办人兼社长。

何乃健

祖籍广东顺德，1946年生于泰国曼谷，1953年移居槟城，现为马来西亚公民。马来亚大学农学士，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生物学硕士，曾任职于吉打州慕达农业发展局（MADA），负责这个全国最大的稻产区里有关水稻双造种植的农艺技术推广及训练工作。现为稻作学顾问。

曾获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及潮州八邑会馆统一学术文艺出版奖的诗歌奖（1978年）、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主办的第四届文学奖的散文奖（1982年）以及第七届文学奖的翻译奖（1985年）。

著有诗集《碎叶》《流萤纷飞》《裁风剪雨》《双子叶》、散文集《那年的草色》《淅沥的檐雨》《稻花香里说丰年》《禅在蝉声里》《逆风的向阳花》《让生命舒展如树》、合集《含泪为大地抚伤》《惊起一滩鸥鹭》、评论集《荷塘中的莲瓣》《陈瑞献寓言赏析》《阡陌上的遐想》以及科普书《转基因·转乾坤》《水稻与农业生态》《窥探大自然》《水稻的丰产与稳产》《遨游农学天地：农学百问》。



《花踪文汇11》

文类：文学奖作品结集

出版日期：2013年8月

ISBN：978-986-3703-53-1

定价：RM28

星洲日报

内容简介

收录2011年第11届花踪文学奖得奖作品。得主包括王文兴（世界华文文学奖）、许裕全（马华小说首奖）、龚万辉（马华小说评审奖、散文首奖）、牛油小生（马华散文评审奖）、刘庆鸿（马华新诗首奖）、方路（马华新诗评审奖）等。

花踪文学奖简介

1991年由星洲日报主办，两年一届，是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奖。

宗旨是开拓国际视野，提升文学风气，传承文化薪火。奖项分为三个部份：

- 一、世界华文文学奖，颁发予世界华文文坛成就卓越的作家或诗人；
- 二、甄选奖，含小说、散文、新诗及报告文学奖，公开予马来西亚写作人参加；
- 三、新秀奖，含小说、散文及新诗奖，公开予20岁或以下的马来西亚青年参加。

稿约

1. 欢迎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
2.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三个月内若未接获采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
3. 接受繁简文体投稿。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4.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如提供银行户口号码，稿费将直接汇入。
5. 本刊有删改权，修正错别字，如不愿者请事先说明。
6.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7.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
8. 欲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任何电子制作和其他版权归作者本身拥有。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提供纯文字档（.doc 或 .txt）。请寄：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2013年10月号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

